

戴案纪略

著者传略

公讳青筠，字耕云，号耕耘、菜耘、青筠主人、耕云主人，斋号绿香居；乡里间称之曰阿正或阿静。同治七年（戊辰、公元一千八百六十八年），生于鹿港。幼而好学。稍长，习医术；而诗文、书法、击技皆称着一时。曾入台湾文艺社为社友。民国十六年卒。遗着诗文、杂记、自传若干种，篇目未详。

六男懋棠谨志。

戴案纪略

戴万星作乱三年，台湾道、镇皆殉难，知府洪毓琛亦积劳病故。尔时，北至大甲、南至嘉义三县之交，盗贼蜂起；官军分中、南、北三路进剿，始克荡平。其害较林爽文尤甚。光绪甲午，全台纂修「通志」，爰取林卓人「东瀛纪事」以为参考；但林于北路攻战之事颇详而迤南之事或有阙。盖戴、林二逆之乱始于彰化，而曾镇驻鹿港招抚义民，如白沙坑之二十四庄、快官之三十五庄、线西之嘉宝潭庄、武东之牛牯岭庄等处之战事则略；故再采陈陶村之「诗稿」所载「三忠」及丁观察曰健之「治台必告录」所纪斗六等处之殉难义民及积劳病故之官弁凡入昭忠祠者皆附下卷，斯忠臣义士得以流传而不与草木同腐焉。

咸丰十一年（辛酉）冬，台湾彰化县人戴潮春结曾作乱。

戴小名万星；祖名神保、父松江，揀东堡四张犁人也。世为北协署稿书，家巨富。先有北路协夏汝贤以贪酷闻，侦潮春之富，罗织其罪，肆意勒索；戴遂卸职回家。其时，盗贼孔多。春之兄尝结土地公会，后又倡八卦会；初意只为纠众以为争田租之计。及兄死，春更结天地会。时适内地发逆未平，台地亦人心惶惶，故入会者渐多；富户至挟巨资方得与会。其入会之法，皆夜间举行；每人会资五角。环竹为垣，垣分四门。中设香案三层，上置花亭，中供五祖神位。香案前大书戴之长生牌，并有「奉天承运天命大元帅」之号；旁另一几，书朱一贵、林爽文等人，尊为先贤。凡先入会者，谓之旧香。首包红布，披发跣足，在场供执事；以十人为一行，以导诸新香。新香叩门欲入，必询其『从何处来』？答：『从东方来』。问：『将何为』？答：『将寻兄弟』。旧香导新香跪于案前，斩鸡立誓曰：『会中一点诀，妻子不能说。若对人泄漏，七孔便流血』。宣示戒约，然后出城；牵白布为长桥，由桥下穿过。问：『何不过桥』？曰：『有兵守之』。问：『何以能出』？曰：『五祖化小路导出』。诸事毕，然后授以八卦及会中隐语，方出。故会中人相呼，曰「红英兄弟」。由是转相招纳。途遇强劫，若隐语相符，皆免。计香簿上多至十余万众

，声势日大。时彰令高廷镜饬春自备练勇三百名保路，亡命者藉其势聚党相应。迨高罢，新令雷以镇接篆，仍以春为右臂。党羽日众，截途劫掠，春亦不能制，地方遂摇动焉。

海外散人曰：会盟结党，法之宜禁。戴之初意，不外倡此会以聚众，阳为保路，阴实拒夏汝贤之勒索。而祸水一杯，风波顿起；城狐社鼠，藉以杨威。亡命之徒，肆其劫掠。有识者宜禁止招摇、散其党羽，或可弭患于未萌。乃计不出此，反倚其声势，仗之为臂指；卒戕官破城、殃民害事，谁为民牧而职为厉阶？当事者所不能辞其咎也！防微杜渐，故君子所贵也。

同治元年（壬戌）春正月，雷起大成殿，灾异迭见。明伦堂时闻鬼哭，牝鸡化雄。县署之鼓夜鸣，署中人以为有鸣冤者；及视之，寂无所睹：如是者数夕。浊水溪之水，忽澄清数日。此即「五行志」之所谓鸡妖、鼓妖者欤！有识者早知地方之将有大变者矣。

当戴逆之创立天地会也，原藉联庄保路为由；各处效之，各为雄长。同安寮十二庄大总理曰陈庆安者，薄有名望；阳受官令，阴亦效戴所为。有陈肉凤、黄清溪、陈老秦等为其羽翼，声势甚张。适雷以镇接高令之篆，闻陈之行为，遂带兵勇百余人亲到同安寮究办，欲提陈庆安讯问。陈不见，雷派差弁跟究。陈肉凤怒谓差弁曰：『请问汝本官头颅若干斤』？雷颇解土语，询值堂者是何言？黄清溪则曰：『雷鸣雨便到，难逃干净身』！雷令心为所慑，慑气而回；而贼势遂愈焰矣。

台湾兵备道孔昭慈（字云鹤，进士出身；山东人也），先曾任鹿港同知，旋升知府；至是，已摄臬司篆。狃于承平之嘻恬，无所备。及闻大突庄陈哑九弄等揭竿而起，遍地萑苻，始驰莅彰化，犹思抚辑。无如贼锋已肆，打家劫舍、截饷杀兵文书片雪，始檄召淡水同知秋曰覲来彰会办。因秋前曾任彰化县令，捕盗以威武闻；牒闻贼势浩大，思作擒王散党之计，锐身出战。金万安总理林明谦举荐林日晟（即戇虎晟）带兵四百、林奠国带兵四百，偕北路协林得成、守备游绍芳出征。三月初九日到大里杙遇贼，败之；小战皆捷。十五日，至东大墩，与戴逆部下大股交绥。林晟素与奠国有切齿之恨，即于秋亦有隙（因秋任彰时，曾捕晟下狱故也）；故兵戈甫接，晟遂反戈相向，官兵大败。

奠国退归雾峰之本居地，官兵退驻民间竹围；贼环攻甚急。十六日，秋丞视势不佳，率亲丁奋勇杀出。为首一贼名猫仔鹿，前充县署跟丁，被秋斥革者；故从贼复仇，手舞尖刀来犯。秋丞挥双铁铜击之，大战二十余合，众寡不敌，兵渐靡；秋始思逃，陷泞淖中。群贼环攻之，遂遇害。仆从颜大汉为主报仇，舞双刀如片雪，杀贼九人；中箭而仆。幼仆小黄以身蔽秋，代受贼刃而死。北协林得成被执，囚之；守备郭得升、把总郭秉衡皆死焉。把总庄奇轩身被十

余创，卧死尸中；俟贼退，逃村中得活。猫仔鹿提秋丞头献功，戴见秋首级良久，不忍；责之曰：『汝为人仆而杀其主，大不忠也』！以数金赏之，挥令远去。时罗冠英带兵四百人欲往救，至半途闻变，始回。

耕云曰：孔道虽仕台有年，然平日征歌选色，未膺巨艰；其所为形迹，故老类能言之。观其用人之柄凿，可见其识之昏庸。况乎全师尽出，曾无后顾，其败也宜。独惜秋公以精明强干之材，而蹈轻敌妄出之弊；虽曰尽忠，无补国事。至能使贼人见而不忍，则平日政绩可知。雄才未展，殁于小丑，惜哉！

三月十七日巳刻，戴潮春率贼攻彰化城。城中自秋丞之败，精壮都尽；都司胡松龄、千总吕腾蛟率老弱营兵三百余名守城。幕友汪宝箴劝孔道退出鹿港，以图后效；孔不厅。先，孔之任鹿港同知也，宠任一勇首曰施九挺者；意以施之族大丁多，可资倚畀。及至是，令施回鹿召勇，经旬日无一应者。贼踞八卦山，俯瞰城内，纤毫毕悉。十八、十九两天，铙子如雨；城内空虚，草木皆兵。千总杨夺元请『乘贼众新集、众心未固，縋城出战；苟幸得胜，事尚可为。否则，守死无益』。孔亦不之许。城内奸民王万勾结匪党，谋欲内应；显与兵勇争斗，形迹昭然。林明谦又保其率众助守，将功赎罪。然时城中之胥役兵勇入贼会者不少；王万请縋城与贼议和，孔又许之。万竟与贼密谋，佯约日诈降；而城中之虚实，贼尽知之矣。林明谦又言『贼既就抚，各督队官可稍休息』；守备稍息。十九夕三更，奸民王满与党匪何有章、陈在等开东门引贼入城。贼皆披发红巾，口称「红英兄弟」。各兵皆脱号褂、投兵器以降，混杂至极，死者甚众。陆提兵李得志率十余人巷战，力竭被执。贼问『银库何在』？李佯为导，竟引入火药库，夺贼火龙掷火药桶中，炮火轰发，声震数里，毙贼百余人，血肉纷飞；后至者犹多焦头烂额，李亦碎尸焉。

明早，贼安民，令各门前置香案，以红布缠身即免杀。旋以鼓乐迎戴潮春入城。官兵被执，皆囚〔金〕万安局内；凡拿见戴潮春皆得释、拏见郑玉麟皆被杀。南投县丞钮成标亦在城内被拏，见郑玉麟，不屈死。幕友经历姚兹、随员军功戴严厚，均不屈死。前任知县高廷镜、马庆钊，潮春亲书「清官放回」四字送之。鹿港知县雷以镇持斋，身带金刚经逃入菜堂，幸免。盖潮春举事之时，其寡嫂罗氏尝极谏；及闻城陷，罗泣求「无伤百姓，保护菜堂」，然后自缢死。故凡逃入菜堂者，皆得免。北协夏汝贤以贪酷激变，一家受辱而死。当城围之亟也，孔道见外援不至，寄书问汪李铭，汪答「朝闻道夕」四字；及城陷，孔叹曰：『施九挺误我矣』！仰药死。营兵林绍芳等战死者九十七人，胥役黄彬等四十三人亦死之。

鹿港贡生蔡廷元，家资数十万；感孔道之知拔，自募勇士百五十名欲冲围入城救孔，以途梗，迤迳转战；以四庄、山寮等处皆贼巢，苦战不得达。及闻

城陷孔歿，大哭誓师；回鹿破家募勇，以为孔报仇。时内地发逆未平，政府方注重大局，以台湾海外，不暇顾及；故民心愈涣。庄民为自保计，虽非甘心从贼，亦与入会。贼给红旗，贼来树之；贼退官到，又揭白旗：其心亦良苦矣。上自大甲、通霄、下及斗六以下及至嘉义之属，皆音闻不通；虽有各处守义之士团众，亦仅足自固而已。鹿港为中路之冲要，舟檣林立，以备海盗；舟中皆置斗烦。鹿总局长举人蔡德芳、贡生蔡廷元、富户陈庆昌及各郊商纠合施、黄、许三大姓之族长等，誓同报国，练兵守御。凡有义民庄众到鹿告急，皆得火药、饷项多少周济，将船中斗烦布置要害；故贼未敢轻犯。

戴逆之入城也，身穿黄马褂，头包黄巾；马前数十贼露刃前驱，群贼随马后簇拥。踞县署中，众贼称贺，呼伪大元帅；以戴彩龙为二路副元帅、郑玉麟伪大将军、郑猪母伪大都督、陈有福伪国师、黄阿狗副国师、外甥余红鼻伪左丞相、余乌鼻伪右丞相。陈哑九弄虽别为一股，亦尊戴为主，遥称兵马元帅。蔡知伪户部尚书、魏德内阁中书，办总局事务。郑大柴伪保驾将军、卢裕飞虎将军、陈在镇港将军；黄丕建及弟飞龙、叶虎鞭、陈大戇、林大用、逆叔戴老见皆称将军、都督名号，许慕为国舅。设应天局于书院，设迎宾、招贤等馆于各寺庙。群贼肆掠不相统属，虽曰安民，人心惶惶。又漳、泉之人各分种类，百姓挈眷逃乡，漳人通行无碍；泉人出则被掠，仅得身免。叶虎鞭、陈大戇、林大用皆泉人，心不能平；谓黄丕建曰：『大哥前约连和，二属不相欺凌，方可协衷共济，庶免分类之变。今乃如是，如前约何！兄粤人，可居中调停之』。黄无能为力，泉人被掠如故。二十九日，叶虎鞭带泉人数百人按剑踞东、南二门，泉人方得向白沙坑、鹿港等处逃生；城内泉人遂空。

海外散人曰：彰邑之失，其故有三。一则升平日久，人不知兵。一旦有变，仓皇失措；虽遇乌合，俨如大敌。二则粮饷克薄，兵备单弱。营兵半皆为商，平日全无训练；一临战事，抛戈而逃。且秋丞败后，精兵已尽；所余者老弱三百余人，何济于事。一则姑息容奸，以肉饲虎。知王万辈之有异图亟当斩徇，以儆余党而肃军纪。何乃赦罪，许其效力以赎！又许缙城讲和，俾虚实尽被贼知：所谓：「坠军实以长寇仇」，其不败者几希！孔道之来彰也，犹未审贼势之炽也，尚谓可以坐致慑伏。贡生陈捷魁以蜡丸告变，转囚其使于狱；又不听汪宝箴之言，株守孤城，拚于一掷。致百姓流离、城邑倾陷，咎将谁属！

林豪字卓人，金门举人；著有「东瀛纪事」，于戴案颇有采取。惟言林天和与林奠国，则事实稍异。当时虽有数家笔记，传闻异词，姑志之以俟博闻者之就正焉。

林戇虎晟与林奠国虽曰同姓，实夙深仇，分前后厝。清朝官纪紊乱，弱肉强食，各处强豪互争雄长；脍肝杀越，行所无事。秋丞败后，奠国率众死守雾

峰；林晟竭死扑攻，相持不下。

横山有张横者，武勇多力，胆量过人。尝从林文察军屡着战功，军中人皆称之曰「青马横」；以其临阵猛进，有旁若无人之概。善用大刀重二十斤，团练自固；贼犯之，辄败。贼中有许存，自负许痴后身；惯用钉钯，亦贼中之最健者。闻群党屡见败于横，耻之；将率亲丁与张搦战，互约不用火器。初犹斗械，继竟舍械斗拳；阅五天，不分胜负。张有幼女曰云英，谏曰：『贼势方盛，暂守以观后图；何苦效匹夫之勇！贼人无信，万一被所暗算，悔之何及！』张不听。越日再战，许诈败；俟张追近，暗发手箭伤其左目，张遂失手阵亡。赖云英死力冲杀，夺回父尸，痛哭回营。甫三更，见其父告之曰：『予不听汝谏，果罹毒手。然贼人爽约，以奸诈害我，既乖英雄之道，予心殊不甘。明日汝出战，代予复仇，当有所得也』。云英苏而志之。明日，传令出战；佐兵皆劝阻，云英不听，列阵以待。许以杀张，志满骄矜，群贼称贺。闻云英搦战，大笑而出。贼中伪参谋程有智谏曰：『古云凡妇女、头陀、僧人出战，为兵家三忌；君须防之』！许曰：『候我捉此女回，君当贺我』！遂与女交战。云英报仇心切，初尚勉强，后遂渐渐不支。许喜甚，思此美女，当活捉，不可杀也。窥得一破绽，伸手扭女腰间带。忽然左目大痛，略失手，被女斫断左臂，大呼倒地；被云英拏归剖心，以祭其父。是则厉鬼报冤，确有其事，不能尽谓荒唐也（罗冠英慕云英武勇，求婚，未果。罗歿，云英未知谁属，亦一憾事）！

彰城之失也，距鹿只二十里，然沿途联庄守望相助；故贼虽垂涎鹿港之富，无可逞也。惟同安寮与鹿毗连，只一水之隔；两岸皆立壁堡，断桥为守。黄丕建使黄清溪射箭书于鹿之黄姓，愿任保卫之责；且云『慕鹿诸彦之名，渴思会晤』云云。鹿绅得书，开市民大会。有黄小二、黄五味、许猫贺、许任等皆该姓之巨子，耸言当徇其请，否必不利；蔡德芳暨诸郊商阻之不住。黄姓擅遣人导黄丕建入鹿至泉郊会馆，诸局绅、富商皆躲逃不与会面。方傍徨间，突闻黄丕建之随匪在米市街掠抢典铺；百姓大哗，争出杀贼。虽妇孺，莫不擦拳揎袖。壮者执戈前驱，弱者助运砖石，各处鸣锣聚众。冲西港在泊帆船百六十余艘，船伙千余人持戈从泉州街冲杀而来。蔡廷元率练勇四百人本屯龙山寺，亦出截杀；民兵齐出相助，各处隘门尽堵闭。黄五味知势不佳，急掖黄丕建从菜园之乞食寮口涉溪而逃；比甫过港，铙子随其后而至矣。丕建至同安寮，惊魂甫定，转大怒；恨徒入宝山，空手回也。遂传令，号召贼众攻鹿港。鹿绅商早为之备，令各角头大姓各率子弟兵防守，布置甚严，贼未敢骤犯，遂各相持未决。

鹿海防分府殷绍光官囊甚裕，平日颇事贪婪；见彰城失守，即思遁去。局

绅挽留，劝以维系人心。及军事孔亟，又慳吝无一钱犒赏；更严召内勇，为防内署。一夕，方与妻妾置酒解闷。门丁入曰：『外有勇首称要事面禀』；殷拒之。突有许任等十四人露刃排挞入，殷无可逃，战栗求饶；贼倾囊倒篋，尽其所有，并殷臂上所带之金手镯亦脱以去（许任乱其子妇杨氏兰，其子自缢；故人呼曰「大猪任」）。

鹿水师游击江国珍，本标下原有营兵五百人；乃虚兵实饷，平时见惯，所存百余人而已。及事发仓猝，亦难招募；虽募，亦未相信。当黄丕建之入鹿也，贼党四处窥伺。江游击公服升堂，妻子环侍于后，亲丁勇役再侍于后；案上朱提堆积甚高，案前列火药数桶。大堂以下，营兵挺侍。大门左右，各置大烦四尊，实药置子，待令举火。群贼游弋往来，终不敢犯；涂城竟护保全。

自彰化破后，逃脱官吏皆驻足鹿港；以鹿商船之多、人心之固故也。戴逆以鹿皆泉属之人，知黄丕建之失败，令林大用为伪镇北将军，来镇抚鹿港；盖冀有香火情也。诿大用传檄至鹿，鹿人严拒之。

台湾知府洪毓琛（字润堂，进士出身；山东人也）闻变，集绅商议战守。设筹防局于郡城，以举人黄景祈、吴尚震、拔贡生黄应清为局长；修备器械，为战守计。及闻贼势蔓延，日夜军书旁午。洪知府焦灼至极，筹借洋商十五万两，以关税抵还；委署知府马枢辉、台防同知秦煦、知县章覲（文）、候补同知图塔本、通判王恒修、萧澈、王衢等率佐贰二十余员分守城池，各司巡察稽查奸细，各要隘均以兵守之，设腰站以传递急报，下戒严令。旋获奸民李劊狗、罗海洋，诛之。

台、嘉交界之萧垄庄，有黄文滔等竖旗作乱。南路许夏老、李从等，亦据冈山为叛。嘉属之北埔亦有吕仔梓、吴仔墙、黄猪（知）羔、严辨等，皆揭旗以应，互为雄长。大甲王和尚、中港王江龙，聚众应戴。上下音信遂隔，讹言日起。

四月，戴逆同林日晟攻阿罩雾。因戴逆之兄万桂尝与林奠国争田租，夙有仇讎；至是，欲雪旧恨。而林文察及弟文明皆从征发逆，家中惟林奠国、林文凤在。知庄若不保，必无噍类；于是协力抗拒。贼致死狂扑，几破者屡矣；赖文凤少年勇锐，每伺贼之隙，乘夜率壮士袭击之。阅十余日，贼受创始退。

逆首潮春捏造讖语，埋于八卦城楼上，使令掘献之；假托前彰邑令杨桂森所作。其文云：『雷从天地起，扫除乙氏子；夏秋多湮没，万民靡所止』。愚民无知被惑，转相告语；谓「真天命」矣！其旨趣：雷即前令雷以镇，惩办天地会起手也。乙氏子，指孔道台也。夏汝贤、秋丞，皆歿也。万民靡所止，潮春又名万生，终至家破身亡；至妻子流离，不知所止。盖虽讖语，似亦有定数焉。「洪范」「五行志」所谓诗妖，其斯之谓欤！

四月，贼以鹿港抗命，陈哑九弄集众围攻鹿港；鹿人早已为备，开战数阵，互有胜负。贼不得不休，环攻不退。三十五庄陈大戇、二十四庄叶虎鞭，先亦天地会中人；因漳、泉之党派不相能，又见诸贼所行非正，遂相率反汗，皈依白旗。知鹿港围急，金议曰：「鹿港，母也；诸庄，子也。皮之不存，毛将安傅」！于是各率数千人来援。适是日贼分三路进攻，鹿绅蔡德芳、林清源、蔡妈胡、黄季忠各统丁壮抵御；方大战，各庄丁勇拊贼背横击之，贼遂不支。是役，三十五庄民壮一人阵亡，合港绅商为之服丧，江游击亲自祭奠哭拜。越二日再战，二十四庄阵亡一人，祭奠如前。人心感奋，皆以杀贼相诩；各庄之众遂留鹿助守，鹿人供给其粮饷。贼犹未甘退也，飞檄号召，大举而来。侦者见冲西坪至泉州街一带皆穿白褂之兵勇，旗甲整齐、兵戈耀目，漫山遍野不知其数；骇告贼首，遥望良然，中心震慑（其实，冲西并无兵丁。当事之未亟也，鹿民饲鸡者，一夕鸡之羽翅咸失，若利剪所削者然。方称奇异，旋见此事，亦不可谓不异也）。又闻淡水新庄贼党杨贡纠众为乱，被艋舺县丞郭志纬斩杀。知未可得志，始收兵退去。

四月，安平协副将王国忠奉总兵林向荣之令，回本居地嘉义防堵。至柳仔林，逢土匪黄猪羔、黄万基等竖旗为乱，遂相鏖战；众寡不敌，随行仅剩亲兵百余人。忽水师游击颜常春带五百人驰至，始得冲出。沿途转战至嘉义，入城固守。贼遂围攻嘉义城甚急，矢石如雨。大战浹旬，颜常春以火药燔贼无算，围始解；然犹焚掠各乡庄，淫杀至惨。绅士陈熙年会百姓至城隍庙，焚香设誓，联络各庄同心杀贼。自是，人心稍得固结。

夏五月，台湾挂印总兵林向荣统兵三千人，以都司陈宝三为统带、同知凌长敬为粮台，鼓勇而前。初九日军次枋埤，闻贼踞南靖厝等处，不能进；遂结五大营与战。贼首严办、戴彩龙、陈哑九弄、黄猪羔、王新妇等合万余贼来犯，相持于八掌溪交界各有胜负。二十八日，别股贼来助，分踞白沙墩；截断盐水港粮道，官兵前后受敌。水师左营守备蔡安邦、都司（周）允魁、外委李连生、周得荣均战败，被迫投溪死。义勇首林有才来救，亦败归。林镇忧愤交集，夜统死士劫贼寨，斩八十七人，贼小却；遂相持不下者阅数月之久，林向荣退守安溪寮待救。会绵雨，糗粮、火药皆湿。途穷援绝，所统屯番二百人遂生异心，通贼内应；林总兵殉节（情由详叙于后）。洪本府已升道台，虽有调度，然鞭长莫及，中路数百里皆贼之势力范围；虽有忠义乡团，仅足自守而已。

淡水绅士郑如梁、翁林萃、郑秉经、陈辑熙先闻秋丞之凶耗，公推候选通判张实卿世英（绍兴人）权视淡水厅事。世英素识绅士盐运使司浙江即用道林占梅有奇气，乃与诸绅联名稟请徐中丞宗干举占梅总办台北军务。檄到，占梅慷慨受命，出家资募勇、备器械，设保安局于台北城中。以蔡宇为勇首，纪律

严明，人民赖之；台北一带始略有规模。中港王江龙统贼上犯新竹，蔡宇遣众杀退之。占梅见淡水部署略定，遂回新竹筹划剿贼之策，晓夜不遑矣。

时有举人蔡廷魁，鹿港贡生蔡廷元之弟也；出徐宗干门下。英年有为，甚蒙青眼；面禀中丞，备陈机宜。徐甚韪之，檄其兄廷元以同知衔，带兵报效。廷元方以救孔道不及为恨，至是益奋，遂提兵屡与贼战。惟身体胖大，不良骑马，乘轿临阵；贼则视为朵的，矢石皆集之。尝被铙子穿左右股而过，曾无忤色，真壮士哉！

鹿港端防厅水师千总李臣居，武勇过人；以地方密迹于贼，恐有奸民勾通窃发之事，常微服袖双铁鞭夜访，见有不逞即捕之。有施俩者，绿林之尤也；惯以劫船为生。短小精悍，日则佯为伛偻，瞒人耳目；夜则矫捷如飞，人鲜能及。李素闻其名，欲捕之未得。侦知其巢穴在草厝仔，伪装村人售鸡，到草厝仔停歇；腰有银四元余，故意炫露。俩闻知，遂出斜径相值，藉端起衅争斗，即欲夺其所有；比交手，知村人无此武艺，骇而思遁。数步外，李飞流星锤击仆之，遂拿归囚之；宵小皆望风敛迹，乡井稍安（丙戌年，余随父迁宫口，作盈昌杉行。施俩已七十余，尚健存，嘿嘿似不能言者；孰知其当日之雄桀若斯哉）。

鹿港户口有十二万余人，外庄避难者麇至，粮米、蔬菜皆仰给外村。湾仔口有李桃，时有「百万」之称；鹿人多向之采运米粮。贼知之，设伏于毛剪沟邀截。一日，米商中有蔡克昌谓同行曰：『予临行心动，此去不无有警？曷迤别路乎』！众咸非之，蔡独从他路行。曾未数武，贼伏发，铙声大作，喊杀连天；回头遥视，则诸米客已中伏断肩折足，尸骸狼藉。蔡骇悸之余转自庆幸，独抵湾仔庄。李桃已先闻警，见蔡慰曰：『君大幸哉，后福未可量也』！许肥殿者，安平镇人；以李臣居缉之急，亦从红旗。毛剪沟之役，许亦与焉。米商中有一吴木，与许有姻娅亲；及见面，若不相识。吴知不免，委其资以遁，心大不甘；遂亦投入贼中。一日，值许于途，呼之曰：『前日之事，何太不情面』！许傲应之。吴乘许不备，拔刀斫之；许挺刃与斗，吴不敌，竟为所杀。后曾镇剿贼，许见势将败，又投诚于官兵。越十四年，方死；则扰乱之秋，其不道德如此，殊亦不可以理解者。

大甲土豪王和尚闻彰城已破，率其党庄柳、陈再添、王九螺等竖旗应贼。大甲城本有洪守备及吴巡检，均先事遁去；贼愈横，勒逼铺户、苛派乡民。惟贼首互争利权，各不相服。戴逆遣蒋马泉来守大甲，蒋又以王和尚为耳目。王、陈诸姓恃势逼胁，全无纪律；白昼通街公然劫掠，百姓苦之。五月，林占梅差蔡宇、陈缉熙偕张世英乘贼无备，于端午日率兵闯东门而入；贼大骇，逃奔回彰。王和尚知官兵仅数百人，纠集溃党及其族人前来争城。潮春以蒋马泉失

机，立斩以徇；命扫北元帅何守、伪将军戴如川及副将陈佛、刘安、陈在、陈梓生、陈狗武、林尚、赵戇等大股贼众，以杨大奇为先锋，联扎二十七营，蜂拥进迫；围困城池，并绝水道。大甲城中无水，素汲溪水为食；一旦水道梗绝，炊烟不举，人心惶惶。节妇余林氏青年苦守，至是年六十余矣。置香案，当天叩首祷雨，甘霖立降；万民欢呼，以为天助，勇气百倍。十三日，林占梅檄召翁仔社罗冠英、廖世元、千总曾捷步、把总周长桂率师来援。战方酣，城中蔡宇、陈缉熙开城夹击，张世英亲登埤擂鼓督战，士气振奋；贼大败，生擒贼渠戴瑞必等十二人立斩示众，阵斩贼三百余人，大甲围解。陈缉熙素与王和尚谄，招之降；王九螺遂自拔来归。时军费浩大，新竹总理林愿办理安抚局抽厘助饷，迄不足；陈缉熙同该地绅士向富户恳捐以助，犹不足；则林占梅出己资以应。

海外散人曰：淡水之于大甲，「传」所谓「辅车相依」也，唇亡则齿寒。大甲如破，则藩屏已失，贼可席卷北上；故林占梅、张世英欲守台北则必争大甲，亦事势所必然者。所幸翁仔社罗冠英辈为之援，俾危城失而复得、竹塹危而获安：谓非林占梅之力欤？论者以林翩翩佳公子，平日诗酒琴书，极雅人之深致；一旦投笔从戎，竟能出奇制胜、奠安桑梓。果大其用，必有可观。至余林氏之祷雨，而雨立降；官祷之不应、民祷之不应，独氏祷之立应，是天之欲全大甲，即所以彰节妇之功也。苟其不然，则万民涂炭，不知凡几；节妇之功，不亦伟哉！宜其万古而不湮也。

有秀才陈化机者（本名王鹿养），原籍泉州同安县人；以桑梓关系，故同安寮一带十二庄之众皆举为大总理。及天地会起，陈亦预焉。惟甚狡，蛰伏马路故宅，阳奉阴违。李臣居欲捕之急，乃乘夜泅溪以遁。抵彰，见戴逆再拜称臣，进「朝仪」一册；戴封为伪知府，然府城未得也。陈见诸贼将拥兵擅权，子女玉帛已仅空銜，心常怏怏。尝说戴以严禁劫掠，以买人心。并献策『开通后山山路以收利源，并可结生番为用，北取后垄、南窥嘉义以图全岛。鹿港弹丸之地，不征自伏。倘无远图，徒以百里为雄，恐官兵一集，大事有碍』等语。戴当进见之时已薄其为人，诸贼将复恶其禁制劫掠之言，遂咸潜润之，力驳其策之非：谓后山之路不可通，生番不可用；鹿港富裕近在肘腋，不可不取。且加以沮丧军心之罪，将收之。陈知贼心无成，窥便偕其亲随数人及其叔陈福逃牛牯岭陈越狮处暂避，寻思自新之路焉（陈越狮，即陈捷元。陈化机，人呼为「春先」。妻本娼家，亦名枝，人称「枝公子」；未知所自。陈国盘、陈康棋、陈义、陈礼等皆其后，咸有祖父风；可怪）。

同五月，伪副元帅戴彩龙率众南犯，西螺廖谈、打猫严辨、埔心陈弄等皆从行。至柳仔林，黄猪羔、黄万基、埤堵庄罗猪羔引众来会，势益猖；遂进攻

嘉义城，四面围困环攻。城中声息不通、粮饷将竭，绅士陈熙年、殷户许山率民壮助守，日夕苦战不少辍；贼架云梯仰攻，民壮燃炬却之。许山恐被围日久、樵苏将竭、贫民或怀贰志，遂发仓粟，按口数均给，勉以忠义；兵民感奋，众心遂固。彩龙围久，度嘉义终不可得，拔队回彰。

廷旨以提督军门固勇巴图鲁曾玉明提兵平贼。曾本泉州人，民风土俗备悉；随行兵丁六百人，于五月十三日由鹿港登岸，以前令高廷镜权视彰邑篆。接见绅士，招抚各庄义民。发书招戴、林二逆归诚，皆不报（曾公前作彰化北协时，潮春为其稿书，已是旧识；即林晟与林奠国分前、后厝械斗时，曾亦尝为两家和解。故书招之，冀苏民困也）。曾帅见贼顽固，知不可以理喻；遂招二十四庄总理拔贡生陈捷魁（字汝梅）、廩生李华文（字如清）、生员陈宗庭（字宪章）、嘉宝潭职员陈耀（即鹿港举人陈宗潢长子）以及和美线一带延海滨之地凡属泉人皆应命，赴鹿大营领「义民」白旗。嗣饬叶虎鞭、陈大戇随营听差，所部留鹿助守；自是，民心恃以无恐。又得举人蔡德芳（香邻）、贡生林清源（正本）、蔡妈胡办理总局，抽厘助饷。洪道台知鹿为平贼中心之点，亦遣候补知县凌定国由海道运饷济接。惟海上风波难定，故每愆期；洪道台再遣澎湖副将陈国詮、参将陈宝山、千总龚朝俊、从九品陆晋等带兵二百及屯番五百人护解饷银。途至安溪寮，贼首向朝江率众劫夺；陈国詮等列阵对敌。惟贼闻是运饷之官，竟漫山遍野而来，遂被所困。先是，国詮亦以途梗为患，先命陆晋率所带二百人褫银间道而行；詎该兵丁竟杀晋，瓜分饷银而逃。国詮得讯，焦急非常，挥兵出战；贼众破后营而入，继焚辎重。屯番四散，国詮自刎而亡，宝山力战死。

贼中首领，惟林日晟最强；本是族大丁多，且又夙娴武备，虽小埔心之陈弄犹逊之。及接曾玉明之书劝其「杀戴投诚，自能反罪为功」；犹豫不能决。密与林协得成商议，得成力劝其降；意略动。会潮春遣送黄马褂并剑印、令旗等物至，晟乘机带亲兵百余人入彰以见戴。所带之人皆壮健之死党，每欲图戴，觉汗流浹背，心悸手栗；如是者数次。正踌躇间，忽江有仁来见。有仁者，曾从征发逆，甫自漳州来者；说晟以发逆势大，天下已破十三省，清政府兵尽粮竭，断无余力到此，实不足畏。晟惑之，反意遂决；令死党刺字于面，以示决心。林得成见晟终无反正之日，自伏剑死（夏汝贤死后，以林得成署北路协。成先与林晟至契之交，故轻身来说，冀晟感悟自新，则转祸为福；乃因此并及于难。林晟入见戴潮春曰：『自古帝王；皆南征北伐，方成帝业；岂有安坐一城，能成大事！况鹿港近在肘腋，二十四庄及各地白旗皆作对头，正枕戈之日也。愿大哥思之』！戴既畏晟之迫、又思其言亦是，遂辞归四张犁；名曰提调，实避之也。林晟遂独据彰邑，以北协衙署为帅府，自称「千岁」。以林

猫为值殿将军、江有仁为军师、巨盗康江中为大将军，以弟林狗武为都督，以何守、何有章、王仔万皆伪将军，分守城门。使茄投庄陈佛联络赵懋、陈九毋据大肚山仔脚，蔡通据牛骂头，陈大奇据西堡等处，纪番朝据葫芦墩，廖有誉、廖安然据揀东，皆封伪将军；封洪穰伪元帅，据北势涌：贼势益张矣。

菜耘曰：戴案始末，距今六十年，当时故老尚有存者，故事迹为实。盖彰邑人民本有漳、泉之分，势不相能。所以乱由漳起，泉人必助官灭之；乱由泉起，漳人亦如是也。观于朱一贵、林爽文之反，皆泉人之致力也；如嘉忠公福由鹿登岸，则林振嵩等出而效力，未几而大难削平，得膺懋赏。陈周全之反，彰城失于顾指间；都司焦光宗在八卦城被贼执，则漳人林国泰救之匿于家，而岩邑旋亦恢复也（国泰，后官至处州府）。故曾军门之贻书于林晟，宜乎莫之应也。惟曾公以兵卒出身、洊升提镇，且曾莅彰化北协之任。故彰邑风俗，明如观火；倾身接物，遂得尽泉人之力。否则，所带六百人兵单饷绌，奚能削平巨寇之蔓延哉！倘林晟从林协之言杀戴投降，则叶、陈亦降，群贼定见冰销；乃有江有仁之谏，遂使负嵎莫反，至糜烂三年之久！虽天未厌乱，黎民不幸；抑亦林晟之不幸也。正所谓「恶不积，不足以灭身」，有识君子，尚其戒诸！

戴逆之退四张犁也，心甚愤懑。自知见藐于林晟，暂以彰城让之，究非所甘。自顾威武，亦知不足以慑服群凶，乃问计于庄天赐（揀东人，先尝在县署充书办）。庄本弄法舞文，狡诈非常；遂劝戴行藉田之礼以惑愚民。先勒乡民修治道路，上以黄土铺敷之。克期传诸贼来会，庄天赐自为丞相，绣衣朱履，骑马佩剑前导。潮春黄袍黄帽，彩轿亦饰黄色，壮士数十人执戈前护，赤脚婢数十人乔妆宫娥、内监随轿后；轿前悬「风雨免朝、神鬼免参」八字。行至水沙连，伪丞相引戴祭告天地，于田间执犁，播种五谷；鼓乐喧天，观者如蚁。时水沙连刘三均、五城吴文凤、廉交厝许丰年、石榴班张窍嘴、张光毅、朴鼎金、宋田市皆率贼来会，声势大振。戴逆遂引众取斗六门，进攻嘉义以图台南；在嘉之大股贼匪严辨、柳仔林黄猪羔、大仑坑吕仔梓、鳗鱼寮黄丁、青埔庄何万基、何钱鼠、水崛头黄猪、八掌溪黄番仔，皆据地竖红旗以应戴逆：遍地皆贼，不可向迳。戴见声势既振，封诸贼皆以都督、将军之号。以赖阿矮为伪先锋，进规台南；驰檄伪大元帅林日晟进兵大甲，上略台北。陈弄、严辨又各率所部，分徇远近乡村；从则抽饷，违则攻之。民无所告，日望官兵之来矣。

逆众之攻斗六也，有万余人；斗六本无城垣，惟官兵结垒自固。都司汤得升严兵自守；遣镇标右营千总蔡朝荣引兵出战，被贼包围，身被数创，马倒被杀。贼方猛攻，适副将王国忠引援兵至，阵斩十余贼；贼始退。

六月初三日，嘉义义勇首林幸成率义民黄知等三十四人，解运油、米等物欲入城济急，途至好修庄，遇贼截劫；成与知等力战不敌，三十四人皆遇害。义民李章慈同打铁山李利引众救嘉城，至诏安厝与贼战，贼势甚凶；城贼又分众夹攻，章慈阵亡、李利逃回。先是，五月初七日严辨、陈弄引大股贼围攻总兵林向荣，林不敌；退守安溪寮，纠合败卒，严守待救。适其弟林向皋新自厦门募精兵五百人来救，贼数接皆败。店仔口吴墙、柳仔林黄知羔皆大股贼首，聚众以万计。初入天地会，与贼响应；后渐觉诸贼所行皆不义，惟知劫掠，毫无计划，识其无成，遂相约反正，向官自首；官兵势遂大振。嘉城自被困至此已三阅月，樵苏早罄；虽有许山给发粮米，亦将不继。日募线索，赆蜡丸告急。林总兵以林有才、王飞虎为先锋，守备龚朝俊、把总宁长泰、外委柯必从、勇首李志扬、李得龙带精兵救嘉，把总段得寿亦引屯番三百人来会；遂与严辨、陈弄等大战数日，生擒匪首黄房、王新妇斩之，贼阵动摇。城中绅士王朝辅、陈熙年亦率兵开城夹击，贼不支而退；嘉城围解。举人陈尚恭以积劳，病歿。

六月十三日，提督军门曾玉明率金门左营守备黄炳南（金门人）带水师四百人、台勇千人次破四庄。因二十四庄民众皆白旗，每向鹿港解运铅弹、火药，红旗恒踞马鸣山、山寮等地截抢，曾军门乃调陈大戢、叶虎鞭同黄炳南引兵扎大营于秀水；同月十七日贼攻番婆庄，都司胡松龄、游击游绍芳为左师，叶虎鞭、陈大戢、黄炳南为中队，三路齐进，协攻四庄。该庄本王姓为大族，故贼倚为中坚，以侦彰、鹿之消息；及见官兵锐进，始退屯后港仔、荊桐脚等地，离彰城咫尺而已。官兵攻入庄，纵火焚贼屋为平地，而大仑庄一带方稍平静。六月十九日，贼副帅戴彩龙、大将军郑玉麟往燕雾派饷。是夜，宿于大庄武举赖登云家；随行二百余人，咸梦见鬼吏燃炬照视其脸。及觉，所言皆符。二贼知不祥，遂欲急退。而桥仔头庄李炎亦引贼到陈茂才宗文家勒索，备极横逆；强迫良家闺女出为把盏。茄苳脚拔贡生陈捷魁，密约唐允文、白培英暨二十四庄之众，当天立誓「效命报国」，遂各密为准备。俟诸贼退至半途，庄中丁壮尽出，鸣锣截拏，铙声如雷；贼惧溃散，阵伍遂乱，然诸贼首皆有精悍死党相随不散。唐允文恐与力斗，未免俱伤；遂令庄众围困之，使其不得逸，意令其将自毙。俄，大雨倾盆，火绳、火药皆淋湿，铙遂无功。庄民见贼无所恃，竟上前截杀；短兵肉薄，血雨横飞，生擒李炎于阵。戴彩龙突阵逃出，足为荊竹刺所伤，跛而行；亦为追者所拏。郑玉麟恃其梟勇，手舞双刀冲杀伤数人。庄丁大怒，咸攒刺之；格架不及，亦被杀。余贼死者十有八、九，逃者十只一、二而已。戴如璧潜伏竿草岸中，亦被搜出。翌日，陈捷魁等解李炎、戴彩龙、戴如璧等及郑玉麟首级到鹿港曾军门处献功。李炎已先被该庄之人割去耳

鼻，亦有以针刺或小刀挖割者，到鹿已奄奄一息；曾皆令斩以号令，并令每首级各赏银二元。庄民复将贼尸斩首或溺水者皆取头来鹿领赏，共有二百五十余级。自是，贼与二十四庄之人誓不两立，恨之彻骨。以大岸头、浦尾等处与官兵毗连，皆严整壁垒以守；而白沙坑、口庄等处皆官兵孔道，亦严兵以防。

陈捷魁少年英伟，胆略过人；曾公甚器重之，时邀之计议剿贼之策。陈慷慨敢言，颇以平贼自负，有王景略打虱之风；请曾帅『北联和美线、泉州厝等庄，南联二十四庄及社口等之三十五庄以为左右臂，脚跟立定，则可专心进取』。且详陈当时致乱之由，以『各村与会者初未必皆有叛心，不外事势渐迫所致。勿论漳、泉区域，若剃发自拔投诚，皆许自新不究（当时贼立天地会，与会之人均留一短发于外层以为别）；苟效力立功，另有拔擢之奖』。曾然之。不旬日，反侧之徒果纷纷投到，并给领白旗；缘是散贼之势甚多。时署彰化县凌定国颇刚果，尝与陈论事不合，遂生齟齬；陈作「酷吏论」以嘲之，凌阴衔之，无可如何也。

戴逆与陈弄、林晟等凡有凶狠之酋，皆取仇人衣冠而穿服之；侍者服色亦然。自表面上视之，固俨然也；有识者则谓其沐猴也。戴自铸狮钮银印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乃「受」字误作「授」字；印成，钤而行之，竟无有能识辨之者。且潮春尝为稿书，虽非举业，文理却有粗通；乃并此不识，岂粗心不察欤、抑先机之兆欤？自曾军门给发白旗，各地遂渐见白旗之树；则灭贼之机，基兆于此矣。

六月二十一日，贼闻彩龙、李、郑之败，咸切齿；遂大举复仇。二十三日，进攻口庄；壁垒坚固，攻不入庄。义民黄南率亲丁追杀五人，贼始退。同时贼分队攻白沙坑三家春，以路多埋伏，又闻前队不利，亦退却。

七月十九日，伪千岁林日晟率镇北将军林大用、陈九毋、赵戇等攻柑仔井、湳仔庄，义民助战，相持未下。潮春以泉人村庄多梗命助官，心大恨，调大股贼众助战；义民不支退却，被贼纵火，连破柑仔井、湳仔二庄。至嘉宝潭，义民首领陈耀引精壮邀击，退之。先是，鹿港富户庆昌号主人户部主事举人陈宗潢长子陈耀，短小精警，胆量过人；乃不甚读书，好畋猎，武技甚精，鸟铳亦极准。人以其轻佻也，颇易之，呼之为「加走耀」。及红旗起事，耀知贼势浩大，必有一番糜烂，遂先为之备。于查某潭之别墅积屯器械，募集壮勇，开濠沟、结铳柜，分扎李厝庄为犄角之势，再邀湳仔阮姓、柑仔井林姓联盟拒贼。潮春亦知此为劲敌，别遣林大用由中寮别分一股绊陈，使不得相救；果中贼计，林、阮之众皆溃，二庄遂被攻破。贼乘破竹之势，席卷而来；北至竹仔脚番社、西至和美线街数庄为烬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陈耀见事急，遣亲丁来鹿告急；曾军门命蔡廷元偕叶虎鞭、陈大戇引兵由顶廖庄来救，遇贼鏖战。陈大

戇之妻蔡氏圆尤勇敢，身佩长刀，亲赴阵头督战；背后女兵数人，皆携磁夜壶贮火药，在阵分给战士，矢石如雨弗顾。官兵见女流如此，士心益奋。陈耀知鹿已来救，亦自出督战；奈救尚未至，且贼既涎其富，又与中寮平时有械斗挟怨，故林大用（本中寮庄人）攻之尤力。战二日不利，退守壁堡；驰书与陈九武、赵戇诈言愿降。因陈之田产在大肚甚多，陈、赵皆其佃户，故得通音信；贼使先献五千金，方许降。陈伪约三日，准备先献所乘马匹为信，遂竖红旗；贼辍攻。陈急使人来鹿，催救并索铅弹、火药；又召三家春勇首陈清泉所带之二百人来助。又令陈快往新港召募柯、姚二姓丁壮二百五十人，半入助守、半潜入李厝庄与鹿港救兵知会，克日出击。甫三日，部署已定，收下红旗，再竖白旗。贼大怒，翌早开仗，致死而来，有不得不休之势。兵甫交，各路鼓声如雷，白旗扬摇而至。阮、林之众收集余兵，亦出夹杀；陈耀亲舞利剑，斩贼三人。陈姓亲丁随后，皆奋不顾身。会鹿港由商船扛到大烦四尊，遥燃击贼；贼不及避，尸骸狼藉，遂渐败退而围解。使非陈耀之勇敢，此战不捷，则沿海附近之村落必为灰烬，虽鹿港将亦动摇而不能高枕矣。

菜耘曰：闻之故老云：陈宗潢清才俊逸，书画皆名于时；一妻七妾，诗酒逍遥，乃皆无所出。陈耀，其螟子也；富贵豪华，不事耕读事，人颇不之重。诘一旦有警，竟能措置从容，玩贼人于股掌；奠安桑梓，助官救民。虽家产破耗，而其功诚不可没也；人乌可因器量浅视之哉！又闻当事之起也，甘仔井及查某潭、滴仔适成鼎足之势；而查某潭尤冲要，为贼所必争者。盖查某潭若失守，则彼二处亦均难保。是以林、陈、阮三姓联盟，共负担军费；事由陈耀董率，阮、林皆立有约文，付陈掌执。诘贼至三年始平，军费计约二十余万元；此因彼三姓均意想之外也。迨事平，林、阮知将摊巨款，竟募偷儿潜盗与陈之约书以去；而此条遂为陈之独当，计亦狡哉！

林总兵向荣既解嘉义之围，即思与曾玉明会师以攻彰化；奈粮饷不足，且降贼村庄甚多，知难遽达，拟向就近富户劝捐，再结联海口泉人村落为声援。兵备道洪毓琛早中蜚语，谓林勒捐百姓，忌之；飞檄促令出师。林向荣不得已，洒泪进兵。至六斗，伪军师刘仔魁率严辨、陈弄、许丰年等众二万余截途劫杀，大战数日；石榴班贼首张窍嘴、张公毅复率贼四千余人来助，林不支，败退斗六门，就街中都司衙屯扎。副将王国忠以为不可，请屯街外番社等处以为犄角；林谓分则势愈孤，不从。秋七月，戴潮春复遣贼来助，遂将斗六四面围困数重；王国忠率部下冲突数次皆不得出，外援断绝。洪道台派员调涂库义首陈澄清带庄勇数百人来援，杯水车薪，终不济事。嘉城绅士王朝辅等亦遣兵护运粮饷来救，贼知粮运重要，争出拒战，竟不得达。店仔口吴墙亦思引众来救，见贼势大，恐孤掌难鸣，亦惧而止。林镇忧愤无地，赖王国忠晓夜亲督巡视

，尚得支持；而弹药又将尽矣，乃掘土壁煮硝、烧木为炭，制为火药以救燃眉之急。

秋七月，候补通判张世英与东势角罗冠英、翁仔社廖廷凤、廖细元、林传生等同结刎颈之盟，练勇杀贼。见贼方经略南路，乃商议由翁仔社进兵，既为新竹大甲之声援，且居上流可断揀东一堡之水，顺势以图彰化。所带之兵皆山内之人，行山路如平地，捷走如飞，非贼可及；且平素与生番鏖战，鸟铳极准，视战场如游戏。百折不挠之士，林占梅厚币聘致之，使助世英；罗、廖、林诸人又皆协力，所以所向有功，诸贼咸畏之，惟林日晟能与角逐而已。

八月十五日，林日晟大会贼渠于彰邑之大圣王庙歃血祭旗，大兴贼党二万余人以攻二十四庄；盖欲报戴、郑之仇也。白沙坑有福德祠，其神甚灵；自红旗起事以来，贼欲来犯，辄先降乩指示庄民，历验不爽。当十六日贼之大举而来，庄民尚不知。是早，忽有一白发老人由茄苳脚至三家春等处，鸣锣讨救。陈捷魁、李华文、陈宗文等急引壮丁驰至，比到白沙坑，竟寂寂无睹，方群讶其诡；甫少歇，拟午饭而回，突接急报，大股贼分三路而来。林晟率林猫由大岸头大路，攻白沙坑；郑知母欲报其弟玉麟之仇，独攻口庄；王万同江有仁由福人坑山路，攻虎山岩；势甚锐，杀声震天地。陈捷魁与陈宗文亲出阵头督战，铅子如雨，手中所执令旗凡三易，皆为铅子所碎；而身体屹无一伤，胆气亦愈壮。自辰至申、酉之交，两边皆无少辍。忽叶虎鞭引所部之众由口庄竹巷横截杀出，各庄中外来避乱之人不下万余人、中有丁壮数千人，亦奋勇助战。戇虎晟登观音山遥望白沙坑，见槟榔树森列、杂以竹木，参差茸茂，全不见屋宇。顾江有仁叹曰：『路径丛杂，守御得法，无异铁国；诚未易着手也』！江有仁亦以为然。会日夕，方鸣金收兵。越日再战，不利；议退兵。独郑知母曰：『今兹再退，何日能拔！且此劲敌不拔，终为肘腋之患』。林晟从之，连攻四日。忽贼营中毒蛇甚多，骚扰不安，被伤者多死；始退回彰化。是役，贼人死四百余人，伤者千余人，大受创伤；始未敢轻视二十四庄之人。

彰城中有一妇人，忘其姓，人呼之「南嫂」，盖其夫名南；年已五十余岁。夫妇皆以拾字纸为业；夫死，妇犹依旧业弥笃。见有字纸在秽，必以铁钳夹出，于清水涤净晒干，然后纳于笼中。及城陷，贼踞诸官衙或民间华屋，常以字纸拭秽糟蹋四野。妇见之心伤，挑二布袋各处收拾；无奈多不胜收。愤甚，骂曰：『轻圣迹、悖道理，如此之贼，不死何待』！语为逆晟所闻，令提之来；令之拜，不屈。问何恶言相骂？直认不讳；且与辩驳侃侃。贼怒，以白刃胁之，亦不惧；贼怒，遂杀之。头落，而尸犹疾走十余步；贼尽骇驰。

有陈熊者，荖仔潭庄民也。立武馆，以拳技、枪法教村之少年。当贼之大侵，陈耀邀之出战；熊与其弟陈豹并其徒十八人，自当一面。贼轻之，分数十

人与战，败退；后队二百余人继至，迤迤围之。贼中携有铙器，陈之徒柯从中铙先亡，余始骇欲退。已陷重围，陈熊当先夺路，手双刀重十余斤、长各二尺五寸，当者辄靡；手斩七贼，身被十七伤。回视其徒未出，复杀入救之。群贼争前斫杀，陈熊措手不及，被一刀自腮边而过，颈将半断，犹回斩其贼而逃。获妙药以疗，竟获全愈。其弟陈豹没于阵，贼众提其头见潮春献功；其首级竟怒目张牙作切齿状，潮春大惧，命觅其尸合葬。夜有贼经坟旁过者，常有鬼形倏现；遂相戒不敢犯其坟，且致祭焉。

海外散人曰：神道设教，科学之士每嗤为妄。观白沙之役，则诚确然有可信者也。当贼相持之时，凡有警，必先乱示。尝有一次明示「贼排长蛇阵而来；明日，当以蜈蚣阵胜之」。庄民信仰遵行，遂获胜仗。又、贼遣奸细潜入，匿于废坟荒圻之中，将于夜间纵火内应；神立降乩，令人抬神舆前导，直诣匿处，尽搜擒之。自是，贼恨神至极，募有能得神像入城者赏五百金。时有奸人贪利，密盗福德神金身置米篮内，上置他物，再以笠覆之，已将瞒脱；乃行至庄脚斥堠之所，忽大风扬尘，笠先吹去、篮索亦断，篮倾而神像遂见。斥堠者拏而讯之，确是贼探，遂囚之付曾军门处治。故后贼平，曾上奏其事，赐立匾额。凡此灵应，人所共知。予时舞象，避乱庄中，亲见其事，则未可谓神道全非也。又可笑者，贼以福德神之灵显也，思奉之而不可得，乃异想天开，凡欲出战亦将南瑶宫之天上圣母装于神舆，抬之阵头，妄冀感佑；则其愚，诚有不可及者矣！

菜耘曰：闻白沙坑之土地神像，所服袍带异于他处之土地；则此拒贼显灵，有旨褒奖故也。即贼营之毒蛇纵横，未必不非土地神之灵也。请以一事证之：光绪二十二年（丙申）春，胜记与林朝栋合资设置南港山之栲寮，于龙眼林设金万和公馆董栲务之事；伊时毒蛇肆横，脑丁多被所伤，作业不安。不得已，徇栲丁之请演「官音」二■〈木台〉，杀猪、羊各二，金钱纸帛称是，以祭该山之土地神；自是蛇遂潜踪。此予亲睹而与其事者。诚如是，则贼营之蛇，即谓白沙坑土地神之灵也，亦无不可。

秋八月，候补道区天民（广东香山县举人）督办北路军务。时内地发逆未平，粮饷不足，谕令就地捐饷；淡水举人陈维英、竹塹绅士郑如梁，首倡出捐巨金助饷。武生陈捷元（乳名陈越狮），英年武勇，曾在内地从征发匪，积功官游击，原籍牛牯岭山人；闻戴逆倡乱，自请回台协剿，部下四百人皆敢战之士。故凡武西堡一带之民，皆深赖之。

提督曾玉明见各处义民已多效顺，遂令守备陈毓恩扎仑仔顶、叶虎鞭与陈大戇扎秀水庄，自扎大营于安东，与贼相距咫尺，咸有戒心。林晟自危，乃率黄丕建进攻秀水；进战三日，曾、陈之师皆被别股贼所绊。八月十五日，虎鞭

因贼攻甚力，恐固守受困，乃引众出战；贼势大，叶已不能敌，肩又中铳，血流遍体。黄丕建本与叶结生死之盟，见叶危迫，率亲党佯为追逐，阴纵之逸，营遂陷。贼复乘胜攻安东，官兵抵敌不住，得虎鞭败信，士心不固，将退；毓恩手斩退缩者五人，自挺长矛，奋呼当先。陈大懋与妻蔡氏圆继之进，兵勇随后声援，退者均再反斗。俄见二十四庄之义民来救，势同骤雨；贼乃收兵。

闰八月，快官义省张俊标竖白旗应官兵，贼屡攻之；思山路蚕丛，救兵未能速至，恐致误事，乃商于陈捷魁、李华文等，议从虎山岩山后开通快官之路以灵通消息。陈、李皆然之，遂将工事委白沙坑总理黄开安及五品衔吴登健设法。吴乃来庄避乱者，雄武多技；年已六十，能舞十八斤大刀旋转如风，十余人不能近。灭贼心急，亲率庄丁开路，晓夕督工不懈；尝手杀十一贼。林晟恨乏次骨，悬五百金购其首级。

闰八月十四日，罗冠英率义民克寮脚；二十二日，克葫芦墩。廖细元进拔圆宝庄，乘势同攻圳寮。二十八日，林晟由彰化带众来争，乘夜肉薄，围包营垒，以火药掷攻；廖细元兵少不能敌，引部下弃圆宝庄，冲围出，身中十余枪。张世英救之归，至翁仔社而歿。张世英收其余众，以弟江峰领之。

九月，台澎兵备道洪毓琛遣守备许黄邦解饷银一万圆欲赴斗六交林镇；黄邦分五队而行，每队二千元。行至柳仔林，黄知羔已侦知，率贼伏要路截劫。外委黄金城骁勇有胆略，先行出哨；遇大股贼与战，众寡不敌阵亡，一军皆痛惜之。千总许炳见事急，独带所部带银二千元从间道杀奔嘉义城求救；许黄邦力屈被执，所带银尽被所劫。及嘉义出救，已无所及；林镇坐是益困矣。

台湾挂印总兵林向荣自坐困斗六，日久无援，粮食皆尽，草根树皮杂龙眼核、鞋皮混煮充饥。一日，集所部议突围，人皆菜色；林曰：『与其坐以待毙，曷如背城借一，犹冀一济』！遂杀所乘马，以充一饱。屯番把总潘永寿已怀异志，先已潜与贼通；所部屯番见杀马，咸思一禽染指。詎乃不及预，衔之。九月十三夜，密纵火焚斗六民居，街闾为烬。诸军士无可栖宿，不得已共退守土城；副将王国忠请退守海丰仓，向荣信卜者之言，谓退守海丰仓不利。遣弟林向皋突围求救，自率所部犹死守土城。向皋沿途转战至海丰仓，兵已无多，不能进，暂驻扎；贼大至，力屈被擒。戴逆命之降，不屈；怒欲杀之。赖戴逆之妻哀求，暂免一死；遂囚之。十七日，王国忠知势危，作死里求生之计，率所部亲随三十二人冲围而出；被贼包围。然此三十二人皆百战勇士，一以当十；奈众寡不敌，先后阵亡，所存翁洸等十八人伤重难支，始被擒。皆以骂贼不屈，尽被寸磔于北斗溪埔；贼封其尸以为京观，至今人呼为「十八将军坟」。是夜，潘永寿与所部皆叛，与贼约插香为号，引贼入土城；士卒枵腹多日

不能抵敌，林镇仰药死。同殉难者，有管理粮台同知凌长敬、游击颜常春、署斗六都司噶玛兰都司刘国标、本任建宁守备石必得、北中营千总沈登龙、右营千总王光春、安平水师千总郑添禄（台湾县人）、台协左营千总赵基英（诏安人）、艋舺陆路把总黄忠泰、台协中营把总李朝华（彰化人）、台镇中营把总李青、台协左营把总林朝来（同安人）、萧垄屯把总段得寿、城守营左营外委叶荣魁、台协中营外委孙朝荣（南澳人）、台协中营外委郑朝龙（闽县人）、台协右营额外许祥光、城守营头司外委黄捷升、外委郭天赐、麻振辉、稿书叶长青等；皆巷战短兵奋斗，力竭而亡。林向荣长子林张成偕勇首陈大舌、陈束初思逃生，及见诸人战死者狼藉，痛切心髓，义与偕亡；遂皆愤呼杀贼，阵亡。林向荣之妻在署闻讯，仰药殉夫尽节。王飞虎为伪丞相所救，得不死。米户林森素为向荣解运粮米，贼恨之切骨；至是被捉，亦尽节。义首林有才被捉，贼素耳其名，思降之；有才不屈，贼不害，囚之。幕友黄吉生及从军参谋举人王献瑶皆被执，戴逆爱其才，令襄办总局事。瑶及吉生佯狂，不理。浙江补用同知林廷翰因在原籍，与其子林竣办理总局练勇等事，亦因赴救斗六之难，父子殉难。北路协林得成之子候选同知林上达痛父之亡，募勇报仇；兵败，亦阵亡。侠士刘安因欲救刘国标不克，亦同罹于难。败耗一传，全台恐栗。以王国忠、王飞虎、凌长敬皆表表人物，谋勇素著者；乃一网打尽，精华摧残，战士无色，贼人扬眉矣。呜呼惜哉！迨事平，范希溥乃据实奏请，奉旨予建专祠。

海外散人曰：斗六之形势，东面一带雄负高山，北则东螺溪以绕其旁，西南则虎尾溪以缠其面，离诸罗县治四十余里。风俗强悍，故群贼常出没其间；一旦有警，粮饷难以飞渡、兵勇难以征召。林镇手握兵符，为全台之元首，实三军之司命；乌可拚孤注于一掷，至使瀛岛震惊！此古者不明地利，不可为将之过也。然观其洒泪出师，亦知乡村未联络、粮饷未充足；无如当道羽檄频催，军书趣促。揣林镇之心，直以逆贼未平，则已有将帅之职者，亦一日不可虚生；故不顾成败利钝，遽兴师旅，困守土围，茹草饭皮，枵腹力战。一家之内，子殉其父、妻殉其夫、将殉其帅、兵殉其将、弟殉其兄，忠义萃于一时。独王副将身经百战，胸饶韬略；向使林镇言听计从，何至全军挠败！乃所谋不遂，犹不忍负其主帅；虽力竭成擒，尚眼眦欲裂，骂贼受害，直以「头可断、膝不可屈」也。其烈矣哉！呜呼惜哉（此段议论，皆泛词常谈，可以不必；且所叙事处，亦欠气脉联络）！

曾军门玉明之提师平贼也，兵单饷薄，全赖绅士、郊商为之臂助。有勇首林老成，常向街市商民賒取货物、亦尝挪借银钱，约饷到清还。其始数次，却亦清楚；民渐信用。迨至后来，遂迭拖欠。新兴街人蔡克昌，排钱柜棹营生

，被林欠百余元，生机坐是不转，想到营寻老成索讨；时兵荒马乱、道德沦亡，有谓之曰：『军营重地，非索逋之所；恐到彼无益有损』！蔡不听，贸然往。林老成无以应，导之见曾帅；曾极口婉慰，约过五日饷到即可付还。突有蓝旗来报：前锋与贼开仗；曾恐前军力薄，急引亲兵出阵，挥蔡使退。蔡亦少年有胆勇，欣然愿从之出。方立门旗下观战，忽草丛中贼伏发，数十人骤驰出击；曾挥刀亲战，蔡亦挺长刀助战。游击队蔡廷元闻报来救，伏贼皆殪之。曾公唤蔡克昌来，奖励备至；饰以五品军功，欲留帐前听用。蔡以亲老不能留而回，所该债务尽支以回。感曾公之知遇，逢人辄道所以然；闻者亦感叹。故曾平贼之劳，事半功倍，率都此类。收买人心，曾公得其道焉。附之以为将兵者劝。

九月，候补知县凌定国署理彰化县，权用木戳。定国乃原任副将凌竞光之子，洪道台差其运饷到鹿；以彰化县久虚其缺，以凌才干明敏、遇事勇敢，故特委署理。惟铜章久失，暂以木戳颁行。定国夙知地方利弊，请于曾玉明：凡有为贼奸细，擒即杀之。鹿港有奸民施戇东者，枭雄出众，与贼通声气，大为民患。凌欲捕不得，乃伪诱来见一面，勒施姓族长跟追。东被迫不过，始出首；然犹怀挟刀铳并其死党数十人来见，思设有变，即劫夺亦可及。凌因彰城未复，暂设公馆于鹿港福兴街；戇东先使人侦视，见公馆内毫无动静，乃怛然入。比到厅事，凌出见，问『知罪乎』？东答不逊，凌使快役收之；东挥双刀如雪，门外党又汹汹然欲入援，与把门兵役战。凌见事急，亲挺斩马大刀劈戇东于阶前，斩其首掷出；余众见首级，方骇散。又有许朝城、黄九诚，皆悍剽之贼；凌亲带兵勇夜扑其巢，均擒杀之：反侧子始敛迹，鹿港近村地方至是方安静。

同月，鹿港生员杨清时与总理许行义带义勇四百人欲赴斗六援林镇，至半途闻向荣覆没凶耗，遂停兵不前，屯扎北斗之小埔心。大股贼渠陈哑九弄率众来战，杨、许之众虽锐，终是寡不敌众；严辨又引贼来助，义勇力不能支，且退且战。至湖仔内，幸杨清时之族倾群出援，击贼退。

土库街有五品衔义首陈澄清者，富而侠，识见逾常人。当戴逆初倡乱时，澄清即令附近乡村多种地瓜，所有要害路径皆筑土墙，密排荊竹、陷坑、蒺藜皆遍；且于家中积粟数千石，火药、军械充足。及贼势蔓延，恐自孤立，又结联盐水港、埔姜仑等处之义民，互为救应。于是附近数十庄倚陈为长城，相为犄角。故土库街安堵如故，且有外来避乱者；生理比常时倍加闹热。陈之颁约乡人，首先禁赌。有少年游惰者，必苦言劝导。联庄规则，有功必赏、有过必罚。故远近之人咸敬惮之，莫敢违其节制者。当林镇之困于斗六，澄清辄为运粮。又时引兵与贼战，尝一日袭贼营三次，杀贼百级；故贼人恨之次骨。及

林镇覆没，陈弄、严辨率黄丕建等以乘胜之众来攻土库庄；众欲与战，澄清授以计，使人迎陈弄入街。澄清之弟陈必湖来见，啞九弄列队伍，刀戟如林，然后见；必湖面不改色，嘲曰：『吾始以大哥为英雄，故归思为用。今乃猜忌张皇，使人觖望，是使豪杰裹足也，将谁与图大事哉！』弄改容，乃以礼接待，予以将军衔；授令箭一技，使得提调。问进取之计，必湖答以『徐当再议』。伪使人向各村催饷。贼喜，且以为澄清兄弟既降，可以高枕；遂松兵备。诘入夜四鼓，突闻喊杀震地，街尾火起，兵壮包击而来；贼知中计，狼狈争逃，队伍遂乱。混战达旦，各有所伤。越数日，黄丕建诱新民庄陈廷顺之众七百余入再攻土库，澄清领壮士吴阿传、吴戇狮、吴瑞基、王明、张飞龙（此五人，皆骁勇善战，时号「土库五虎」）并各庄丁壮抄包夹击，贼败逃。丕建由海丰奔埔姜仑收余党，为复仇计。澄清再联埔姜仑生员刘丰庆及盐水港蔡朝骏、纪万力等互相为援，藩篱愈固；遂与贼相持三年之久，大小数百战，终至贼灭而后止。洪道台详其功绩，授陈澄清以斗六都司。

海外散人曰：陈澄清之行军，机事甚密。侦骑百出，迨得各处报告类集，始集同事人员会议，询诸人意见，然后以己意择妥善而行；故鲜大败。且当出兵，非临阵之际尚未知其所向。其机警类如此。故所辖十余庄，贼不能窥伺；虽屡次来犯，迄不得逞其锋。林卓人称其有古名将之风，洵有所自也。予尝造其家，池亭水阁，构造简洁；台榭屋宇，鲜丽夺目；竹围堵壁，迤邐盘行。观现在之遗址、睹先时之战绩，亦足见其「谋定后战」之嘉猷。其子孙亦读书入泮，蔚然名家。邻村故老谈昔日之军兴，犹津津称道弗衰。使此翁置之大用，必更有大可观者。何地无人才，顾其遭遇之如何耳！仅得一都司，似未竟其用；吾为陈君惜，且为国家惜也！

是年冬十月，贼严辨引向朝江诸贼攻盐水港、陈弄同王仔厝等力攻涂库，不克。群议先取盐水港，既可分官兵之势，且可乘势以窥郡城；盖盐水港距郡城仅五十里，市街繁昌、居民稠密，故贼深涎之也。然该地富户甚多，先已未雨绸缪：市街外周筑土墉，环以深濠；分四门出入，各设守备。入夜，则吊桥提起，瞭望台更番轮值。粮草充足、军械整齐，故屡与贼战，少所失利。是役因见贼攻甚力，义首陈志寅、李志镛引庄兵开西北二门出战。战二日，麻豆义首李成龙、李朝魁及查某营举人刘达元各率精兵驰至，遂相夹攻。向朝江逞勇舞双刀伤数人，李成龙大怒，举浑铁耙重二十斤当头击下，朝江招架不住，脑碎立死；贼始骇退。

十一月初十日，林日晟倾群攻大甲。先遣谍贻南埔庄姓重金，嘱勿出救，于是一带十八庄之人皆叛应之；官兵犹未知也。十一日开仗，罗冠英先出战，林占梅遣千总曾捷步来救，大战于大安庄；吴算、黄腰阵亡，义兵退守入城

。越日，贼诈退，埋伏水尾溪；另一股由顶店以窥北门，守备郑荣出城追之。伏发，郑荣奋勇冲杀，斩贼四十三人；义勇首林生牛、柯宗茂皆阵亡，蔡俊伤腹流肠，犹斩三贼始仆。十八日，曾、郑带兵出东门，义勇首黄定安、陈此出西门，罗冠英出中路，大战于水汴头。林晟藤牌军继至，横冲直撞，势如骤雨；东西二军皆溃。罗冠英被困，左冲右突不能出；方危急，幸柯九、柯兴死力冲杀，方透重围收兵，死伤甚多。又侦知南埔等庄背叛，人心惶惶，遂坚守待救。贼四面环攻之，城中水道又绝，计无所施；不得已，姑请节妇林氏再出祈雨。在官民之意，亦未必遂敢有应；盖至此已三次矣。诘林拜于香案下，俯伏未起，黑云陡合。适巨贼何守以火箭从南门射入，烧毁近城民居，诸贼乘之攀登；外以掘子军穿城，塘垣崩数丈，势已危。适雨至，郑荣欢呼，引兵冒雨堵御；曾捷步继之，百姓皆持楯矛相助。贼方退出，林占梅遣曾捷步之弟捷升解运铅弹、火药并精兵三百名来救，大战城下；郑荣急开城，援之入。贼见救至，又闻朝命水师提督吴鸿源统兵三千人抵郡，又闻鹿港亦有兵由帆船抵冲西港登岸，军威大振，始慑；解围而退。

十二月，吴提督抵郡见道府、绅士，以镇、道皆殉节，乃择吉招魂致祭；吴帅亲拜泣奠，感动军民。旋得盐水港军报，遂集各官计议进取之策。同时有吴猪哥者，龙岩产也；飘流来鹿，时炫异术，自夸习奇门、遁甲，且能役驱神鬼、撒豆成兵。有荐之于曾玉明，曾笑置之。林渊源谏曰：『吴诚有术，公乃轻之不用；万一为贼所得，又生巨患，悔之何及』！曾公晓之曰：『从来战阵，皆凭天命；从无见邪术成功者。果术士有用，则谋臣勇将无足贵矣』！卒屏之。吴乃夜奔彰城，得引见林晟，夸其所能；晟令遣鬼兵杀敌帅。值曾玉明与蔡德芳议事，将散归寝，灯下有影幢幢；初疑近侍，不甚介意。比谛视，觉其不伦，知有异；遂握剑伪寐而覘其变。果三鼓甫尽，见有物非人非兽，揭帐登床；曾以剑刺之，中其腹。怪大啼，血流床席；急起逐之，方逾户欲遁，急斩之帐外。兵闻声咸至；灼之，则一黄狗遍体符篆，头戴纸制鬼脸，状极狰狞，已受剑而倒。众皆栗然，谓术士果亦可畏；曾独晏然笑曰：『技只此耳，何能为哉』！及夜，亲随兵丁已有戒心，灯火辉煌；曾公命撤去之，使不改常度。经二夕不异，众亦谓无他矣。一夕，曾接吴鸿源军报有夹攻之约，聚标下计议，三鼓方散。甫归帐，觉心跳不宁；乃呼亲兵二人同行搜检，则于草堆内搜出一人，身带短銃一柄、利刃二枝。讯之，乃术士令作刺客也。问：『何愚！供其差使』？刺客称『有掩身符可恃，所以贸然来耳』。曾大笑曰：『予固言其技止此，诚哉』！群欲杀之，曾悯其愚，割断脚后跟筋并去一耳，然后放之去；意盖谓已成残废，放去亦不能有为也（此段似近滑稽，第就所闻，姑笔记之）。

同治二年（癸亥）正月，署水师提督朴勇巴图鲁吴鸿源出师平贼，进扎盐水港。以店仔口降将吴志高（即吴墙）为乡导，同知张启燧、盐大使秦培恩、守备徐荣生、苏吉良进屯鹿仔草。盖戴逆之倡乱，以店仔口为郡、嘉交通孔道，使巨贼卢大鼻领大股贼党镇守之。吴志高生有机警，曾应童子试不售。该庄附近固村愚无知，以吴有识，群听其指挥；且吴族大丁多，家资又裕，故一带五十三庄推之为大总理。戴逆封以大将军名号，吴亦受之；迨林向荣出师，吴以计杀卢大鼻反正，且为林运粮。初，解嘉义之围，吴与有力；及林镇败没斗六，吴严饬联庄、深沟高垒，贼未奈之何。其不能进窥台南者，亦恐吴中梗故也。吴帅知之，故令为乡导。十五日，镇中游击洪金升、镇标左营游击叶得茂、守备徐荣生带兵四百名由鹿仔草进兵至埔心之南靖厝，贼兵由后袭之；二重沟吕仔梓引贼抄包，路径杂沓，军心慌乱，遂败散。游击叶得茂、千总黄茂生力战，阵亡。

海外散人曰：店仔口吴志高，予尝造其家。其人身材五短；颇温文，无粗浮气。平时以教读为生，晓畅事机，一呼百诺。郡、嘉之缙绅，无不遍交。园林颇盛。询当日之战绩，犹津津乐道之也。盖所居店仔口之后山，即嘉义城文庙之尖峰；开屏列帐，直趣抵庄。北面又有北隙诸小山，西南有上、下茄苳诸土埠，罗列环拱。清晨遥望，了然眉宇，宜乎人杰之出；殆亦由于地灵之所钟欤！余与盘桓多天，故心见其性情之真也（此段评语，颇有所袒。以余所闻，似未必然。故王允不许中郎续史，职是故也）。

菜耘曰：戴逆之役，从征诸将如吴鸿源，后实授台湾镇；苏吉良，至甲申中、法之战亦来澎湖防堵，实授澎湖镇；郑荣则至戊子施九段之事起方去职，其来任鹿港水师游击者多年；与该地绅商交情甚洽，是皆余之所认识者也。郑荣字子开，善书，草法尤擅长；循循然儒雅，非武夫骄厉之气。其去官也，亦以恤民情而嫉李嘉棠之愎，故为蜚语所中而去之也。当地百姓时犹念之，其德泽亦足都者。

正月十八日，林逆戡虎晟复纠众再围大甲，候补同知王楨率义首林盛出兵与晟战于磁磙庄。林晟穿黄马褂、张黄盖督战，方相持，贼忽大至，势如骤雨；官兵不敌，王楨几为所获，赖蔡俊竭死力救之出，喊杀震天地。贼纵火烧民居，又断绝水路，将大甲四面合围。城内奸民王发与贼约梯屋以应；事泄，为王此所获，送官诛之。时城内大困，伪镇北大将军何首与大甲有切密关系，本有缓急相救之盟；缚箭书射入城内，令安心勿溃。越二日，林晟登铁砧山，相传延平王昔尝屯军此山，军兵乏水，渴甚；延平乃拔剑插山上，甘泉涌出成巨井，剑遂留井中。每月朗风清，剑气冲霄；即午节、中秋诸佳日井水澄清，剑亦可见云云。于是林晟乃造井拜祝，云：『若己有大福，剑当涌出。否则，一

炮相遗』等语。祭毕，遂与官兵战于水尾社庄。方兴高采烈，忽一炮飞来，折其当门两齿，魂不附体；余贼亦渐败退，何首亦乘势而退。林晟丧气，乘夜纡途从鳌头山后逃回四块厝老巢；大甲城遂得安堵如故。

二月，绅士陈捷元、义首蔡宇克复鳌头、梧栖街等处。先是，二处之土匪应贼，官兵势力未逮，该地遂为贼所踞。顾以对岸向迹，可得交易货物，故不焚毁；然蟠踞如故也。迨林晟败后，鳌头绅士蔡怀斌（字时超）密遣人请官收复，已统乡子弟兵应之；贼渠陈在败走，鳌头克复：时六（？）月朔日也。初四日，蔡怀斌为前导，引官兵乘胜攻梧栖；郊户杨珽（字玉器）引官兵入街，陈在与纪、林等犹拥兵巷战不退。绅士杨清珠（字诲我）率乡兵夹击之，义民蔡新光鸣锣杀贼；贼方不支退走，梧栖亦克复。

大甲张世英及罗冠英、廖廷凤等攻马公厝，克之；遂进攻新广庄、埧仔等处，皆克之。时戴潮春已往嘉义四张犁老巢，使陈梓生守之；官兵连攻数次，贼党死守望楼（俗谓铙柜楼），死伤甚多。罗冠英绝其水道，贼党涸渴慌乱。二十七夕，先由地道穿入，埋火药爆之，贼尸飞空乱舞；兵乘之，遂克四张犁，所得器械、粮米甚多。旋出兵，收复附近乡村。林晟自败后，蛰伏家居；及闻老巢有失，统死党陈狗毋、廖安然之众死力来争。然张世英与罗冠英屯翁仔社，已据四张犁之上游；且闻各处豪杰效顺，日有捷闻。贼势遂渐衰，将成困兽矣。

二月十二日，水师提督吴鸿源接到诸路军报。盖诸军次第攻破上树头庄、马稠后庄，各杀贼数百级。戴逆自率悍贼围攻嘉义已阅数月，其间互有胜败；然贼存必得之心，故猛扑不休，外救依然不至。吴帅遂使洪金升分扎白沙墩，通判杨兴邦、同知张启燧进扎水堀头街，自以吴志高为乡导引兵下茄苳，先定鼎足之势。自将游击周逢时、守备苏吉良等统镇标诸军攻破后寮仔庄，生获伪元帅、将军等十八人。贼渠王禄拔据守马稠后庄，与官兵力战。洪金升与杨兴邦各分兵蹙其左右，王三面受敌，始慌乱，求救于陈弄；弄令书记陈吉生覆书，嘱拔坚守，约三更救兵决到。陈吉生本从林镇随营人员，林覆没，陈被执，陈弄惜其才，与认宗谊，劝之降，使掌文报书类之职。至是，吉生改其词，谓「彰化三更已失，大众四处逃散」等语；又阴令人诈报彰化已失之讯。王禄拔接书大惊，弃军而走。陈弄闻拔败，又闻彰化失守，亦狼狈退归；所遗辎重器械无数，皆为官兵所有。官兵既得马稠后庄之要隘，军威大振；集合诸军，自店仔口长驱抵嘉义。城中而九月被困至此，兵穷粮尽；虽绅富倾赀助饷，总不能济。许山最好义，自以龙眼核杵粉和米麦混食，倾囊济军，民皆感泣。守将汤得升昼夜督战，衣不解带、目不交睫，勉励军士皆以至情至理之言，闻者无不感奋忘死，故得抗守不失。贼于城外筑土堡，高与城齐；日夜鏖战

，架云梯以登。官兵初运巨石碎之，登者尽死；后贼由土堡缘攀登城，官兵以利矛俟近刺之令坠。贼来林晟处召藤牌兵薄城址，城上以糖煮油泼之，烧者皆烂。数月之间，穷竭心力。比闻吴帅救至，如大旱得雨，军声欢呼，开城夹击；阵获逆叔戴老见，嘉义解围。从前义首林义、总理林维铭、林大约、林荣贵等均以解围阵亡，乡勇死者四十四人；吴提督皆亲祭奠拜，奏旨请奖，予建祠宇，春秋二祭。

海外散人曰：前次林镇解围，已备尝辛苦；比闻林帅覆没，斗六沦陷，人心惶骇，风声鹤唳。况戴逆锐志而来，声势十倍；粮道既尽、外援又绝，而能坚守五阅月余者，则参府汤得升与士卒同甘苦、绅士许山等又复向义相勉劝，竟能转败图功，皆缘君上无穷之仁恩沦肌浃髓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非然者，则内地发逆方张之际、兵单饷竭之秋，纵有颇、牧，未必为功。倘嘉垣有失，则贼得长驱直进，郡城亦难保守；则不独台地未易收回，黎民不知若何涂炭矣！语云：『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』；信哉，斯言也。执政者一隅亦知三反焉。

陈吉生之依陈弄也，本非诚意；初思逃走，后见陈弄颇见信，遂思乘机图贼立功。及陈弄困嘉义日久未拔，檄召贼众，吉生司文檄，一依陈弄所命，照数檄召；而于科派粮食，则暗中减少。群贼见粮食不充，逐渐散归。吉生又作箭书射入城中，细告减粮散众之故，嘱城中务必坚守；及王禄拔讨救，又故改军报，且云彰垣已失，贼心离涣。陈弄败归小埔心，查知吉生所为，召而诘之；吉生面不改色，大言曰：『吾世受国恩，肯从汝作贼耶！所以暂栖止者，盖欲寻机会为林镇报仇也。事之不成，天也！纵死，亦为忠义之鬼。汝等草木腐鼠，何足以知哉』！陈弄大怒，以铜铁烧烙之；弄妻亦以女鞋击其头。吉生始终自承，不供一人，竟以殉节；哀哉！时六（？）月二十日事也。

同月，朝命以曾玉明署台湾挂印总兵。时曾扎秀水，与贼对垒数月。贼首黄阿起踞后港仔庄，所处贼巢岸高如墙，竹围密箐编排如城；且遍埋竹签，掘陷坑。围内再筑高墙，四方各架筑銃楼，晓夜瞭望。荊竹之坚硬如铁，刀斫不断、火烧不透，比城尤坚固；是以不能猝攻。官兵以草把卷立竹签，肉薄过之；贼于銃楼发射，旋以大钉补钉之。玉明造孔明车，上蒙湿水绵绩于车上，壮士伏其下，迫攻之；贼用铜銃子以油炒之，且制如两头尖，射透绵绩及孔明车兵士死三十余人。玉明又造土堡高四丈余，以安大烦击之，奈准头不能中的；贼又挖土坑以避之。是以蕞尔之地，致攻三年之久。当道有谓曾之拥兵不进，盖未知其中事实耳。惟叶虎鞭、黄炳荣克乌瓦厝以攻涌尾庄。

按陈吉生之事实，或有传是海帆者；殊未知孰是？抑同时有王、陈两人共谋者？惜无确知可考。姑两存之，以志忠义之士姓名可以长存也。

同年四月孟夏，鹿港海防分府兴廉（字宜泉，满洲人），以曾玉明累攻不克，详请闽浙总督耆龄，请添兵。督委游击萧瑞芳、守备陈启祥解运大炮十余尊，由冲西抵鹿；再命记名副将北路协曾元福（泉州晋江人）带兵千人由鹿港登岸。旋进兵白沙坑，驻扎观音山前敌，距城只四里许；贼扎大岸头及滷尾以拒。元福分二路进兵，一令五品蓝翎梁征辰率把总林逢照、林清辉与贼酣战，一由虎山岩后圪底以攻待人坑，一由乌瓦厝以攻大岸头；又约曾玉明进攻后港仔及滷尾，以分其势。时军中主兵者两曾姓，故人以玉明为「大曾」、元福为「小曾」以相分别。二十四庄绅士陈捷魁、李华文、陈宗文等各引庄兵助战，计十余阵不能取胜。大曾令陈大戇、叶虎鞭进扎水返桥，令萧瑞芳、游绍芳、胡松龄攻滷尾；贼坚守，瑞芳以大烦轰之。奈竹围甚密，虽弹丸所中，祇折其半；而竹尾蒙茸，仍倒垂覆敌，转以护銃楼之墙壁，益为障护难倒。故猛攻数阵，亦不可拔。

四月二十八日，彰化举人陈肇兴（字伯康）、邱位南（字石庄）、沙连举人林凤池（字文翰）、生员陈上治（字熙朝）、永春生员廖秉均、南投堡义首陈云龙、吴联辉、牛牯岭义首陈捷三（字月三）、北投堡举人简成化、义首林锡爵、沙仔仑廩生陈贞元等皆会同联盟，约六庄同日树白旗以应官兵。集集义首陈再裕招屯番力战，家眷在城内，贼目陈永明、陈辉、黄丁目杀入其家，再裕之妾吴信娘、子陈番、陈天成、陈祥、婢菊花及庄丁计二十八人，俱被杀。再裕闻讯，痛切心髓，急欲报仇；孤军深入，被困不脱。贼掳之到斗六献功，不屈，仰药死。许厝寮义首陈耀及生员廖秉均，本在沙连办局；贼致之，廖、陈战败，皆被执。戴逆欲使之跪拜，皆不屈，大骂；遇害。武东堡背约，贼渠萧金泉率众攻许厝寮。义首陈耀山拒之，连战数日；救不至，贼乘风纵火，耀山兵溃被执，贼刮面爬背而寸磔之，死状最惨（陈耀、陈耀山是一是二？俟再考之）。陈贞元兵败；在沙仔仑之家宅楼阁连云，亦被贼所毁。时民军迭败，贼锋愈炽，所到人心惶骇；沙连陈上治把守不住，孤身逃脱，家产一无所有。林克柳惊悸而死。北投堡水道被贼堵断，五谷无收；林锡爵以忠义抚循乡兵，仅足自守，然家资已罄于军火矣。陈云龙（后至斗六都司）、陈捷三（后至鹿港水师游击）引兵恶战经旬，贼始稍戢其锋，而武东山顶及沙仔仑、沙连、南北投等处方能支持，引领日望官军之来矣。陈肇兴、邱石庄因避乱逃居南北投堡，该庄人颇尊崇之；军事提调，大都二人指挥。贼恨之次骨，数命刺客杀之，每不能遂意。一日，邱议事夕归，傍路有大树，忽见树杪火光闪闪；邱疑之，以询从者，云不见。命搜之，发见二怪汉，各有利刃短銃；讯所欲为，不答。缚而遍示村中人，竟无识者；知为刺客，遂活埋于溪洲之荒坪。

吴鸿源既解嘉义之围，遣苏吉良、徐荣生进攻刘厝庄、小定厝、上涂沟、

下涂沟等处。贼渠吕仔梓、罗彭胡拒战，官兵小却；蓝翎都司陈康泰陷阵战歿。忽曾元福救兵到，苏、徐之兵回头力战。吕仔梓之妻素亲临阵鏖战，勇悍过男子；见阵势小挫，欲率亲兵略阵。忽一炮飞来，碎其头而死；贼大震。官兵乘势奋进，连战二昼夜，阵捉伪元帅叶新妇、伪大将军何钱鼠。严辨见势急，逃匿新港；吕仔梓投降，导引官兵攻破大仑庄。时吴帅诸部将惟苏吉良、徐荣生功绩最多，前后三百余战，生获贼酋二十余名。乃清庄通道，嘉义一带之路途始通行无阻。

吴帅惩林镇之败，欲先清道，搜剿余匪，然后出师；乃洪道轻信蜚语，迫令出军。吴往返辩论不已，洪道愈忌，竟责以「拥兵滞逗」之罪；谓二重溪吕仔梓一竹围之地，何以连攻两月之久尚不能下？吴帅接到公（？），即日班师而回。时曾元福扎白沙坑，军士多染时疫；忽接到督宪檄文令代统吴鸿源之众，乃纾海道至麦寮港登岸，接篆军事。

洪道自戴逆乱起，以知府坐升兵备道，即以平贼为己任；每日集群僚、绅士讨论剿贼之计，至深宵乃罢。时内地发逆未平，财政困难，巡抚徐宗干许洪就地筹饷；计捐有十余万元，不足需用。乃尽出其玩器、首饰珍品，售以贍军；再不足，权用钞票：牵萝补屋，日坐愁城。每论时政痛切，辄泣下沾襟。坐是抱疾不起，六月卒于任；弥留之际，手书示群僚，皆剿贼事宜。台郡进士施琼芳、福州赞善赵新，僉联名疏请「洪毓琛毁家纾难，保障全台；请于郡治建专祠，在官事迹宣示史馆」。巡抚徐宗干亦奏请从优议恤。后旨赠太常寺正卿，荫一子入监读书；并饬地方官将灵柩妥为照料，运回原籍安葬。

时贼渠杨目丁引贼党各处蹂躏乡村，凶无人理。陈捷三合义民数千扎沙仔仑，与贼大战。六月十六日，战于浊水溪，炮弹冲天。陈贞元引庄兵出助，未胜；幸水沙连陈上治引兵由南面包抄夹击，贼始不支。捷三乘胜冲锋，遇杨目丁于阵，举刀劈之，生擒以归；斩首摘心，以祭其兄。陈再裕斩贼首四十余级。余贼败归，犹蟠踞南投，攻打诸义庄；陈捷三与陈云龙率义兵数千人进剿，南投绅士吴联辉内应；南投收复，杀贼八十五人。捷三等遂进攻北投，林锡爵亦自北投助攻，吴联辉又引兵来会，军声大震；贼连日出战皆败，遂退屯施厝坪。其地与牛牯岭相去仅数里之远，陈捷三人地熟识，夜遣人放火攻之；贼骇溃，遂克施厝坪，与陈云龙分兵徇收附近乡村。七月二十二日，陈云龙攻克集集，斩贼百余级。时埔里社诸贼闻六堡之民树白旗，大骇；麇聚集集，图大举。陈云龙知之，与陈捷三率义民五千余人进攻之，咸死战不退；忽水沙连举人林凤池引兵来助，贼大败，退扎水社。

八月，群贼再围集集街，以图与斗六通消息。林、陈诸将各出兵与战，贼拚死而来，势颇锐；陈捷三之兄陈捷元（后任水师游击）引六堡之众来助。牛

牯岭本高山，以高临下，势如骤雨。且捷元兄弟素得士心，器械精良、粮米充足，故守则无缺、战则有功；自军兴以来，大小数十战，少有败衄。是役杀贼三百六十余人，溪水尽赤。

九月，伪镇北大将军林大用诣曾玉明军营投降。因大用本居中寮，族大丁多，平昔与嘉宝潭陈耀有隙，常相攻杀；奈陈耀雄于财，恒为所侮。故红旗事起，转投贼，冀伸夙愤；诸贼甚重之，倚为北门笥钥。及是，陈耀已故，贼势又渐衰；知不能久持，始向曾军反正。群贼侦知，骇且愤，相率围攻之；大用逃匿于柑仔井。贼蹶至，大用与亲随二百人竭力拒战；曾军旋救至，贼方退。城中巨贼陈梓生、陈鯪、王万等知中寮归官，距城不满三里，知难久守；爰将酷敛财物潜运归四块厝，林晟亦潜守老巢，思所以抗拒官兵之计，只留江有仁、林猫等守彰城。江有仁于贼中亦狡黠异常，盖亦识朝不保暮；惟族微众寡，难逞其欲，故欲乘此机一伸其贪壑，然后别筹生路耳。

罗冠英、廖廷凤攻东大墩，守贼廖安然竭力死守；连日恶战，不克。张世英乃分兵进攻棋盘厝，适风大作，官兵纵火焚之；贼不支，败走。十九日，官兵乘胜攻破东大墩，通阿罩雾，廖安然犹作困兽之斗；忽后甲心中炮，遂死于阵中。附近之庄如石岗仔、枋寮、土牛，以次恢复。职员林文凤（字仪卿）、副将林文明率亲丁分头迎杀，新庄仔至鸟銃头、番仔寮等处之贼皆肃清。

冬十月，现任泉州陆路提督乌纳思齐巴图鲁林文察（字密卿）以家属在阿罩雾，桑梓之邦情形熟识，故闽浙总督左宗棠令带兵抵台助剿；武状元王世清为先锋，余部下属员皆东及猫罗堡之人为多，由帆船入麦寮港，途回本居阿罩雾。新任兵备道丁曰健（字述安，安徽举人）带兵三千人抵竹塹，旋进驻牛骂头。先是，巡抚徐宗干檄催林占梅总办团练，占梅上书略陈台湾情形，且云『贼倚竹围为靠、于途为梗，所有大军皆由鹿港登岸；北路当有大员统驭，而后联络乡兵南下，则为功较易』。故徐中丞会左总督题奏，以丁曰健由北路顺捣，以主事周（懋）琦（字子玉，拔贡生）为参谋、副将关镇国为先锋，带兵三千人，会同林占梅克日进兵，由大甲抵牛骂头；令张世英、陈捷元、罗冠英由揀东攻林懋虎晟老巢，令王楨、郑荣辅之，攻其后路。令绅士蔡怀斌（字时超，后以军功保知府）同举人蔡鸿猷（字际卿）率山脚人林尚及其兄林山引乡兵攻福州厝，拔之；贼酋蔡通、杨大旗皆降。下令戒军士：凡乡民襟间有挂白布条者即为良民，胁从者不究；军声大振，民间欢声载道。十月十六日，林占梅率生员（翁）林萃（新竹人）、陈尚惠、义勇首蔡宇、林忠艺、林南山、郑义等共引兵三千人进扎山脚。大军所到，旌旗鲜明、戈戟耀日；大旗上书「保顺安良」四字，凡未投顺，秋毫无犯。地方父老见之，咸举手欢呼曰：『今日方得再见天日』！至有泣下者。亦足见皇恩沦浹之深也。所有胁从，皆革面洗心

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。独赵戇据大肚、何首据水师寮、陈鯪据茄投，各集死党数百人坚守铙柜，凭险负隅；虽迭次猛攻，不能速下。二十七日，林占梅偕蔡怀斌、蔡鸿猷进兵梧栖港，别令王楨、郑荣协攻海埔厝。怀斌夙娴兵事，地方又熟；分乡兵为三路，进攻水师寮及何厝庄。诸贼初惧难免，故拚孤注之擲；及闻降者不死，皆大喜，薙发投降，何首亦军前乞哀投降。赵戇、陈鯪均不降；茄投庄总理陈乌秋劝之不从，自率庄中子弟赴二蔡军前泥首乞命，林占梅许其自新，各处之贼闻风归顺。林忠艺、林尚奋勇进攻，赵戇拚死拒战；忽蔡宇、郑荣、王楨引兵从后路冲入，贼狼狽奔逃，斩首百余级，夺伪印、文檄、令旗、粮米、器械甚多，呈缴丁道台营中献功。是时官兵屡胜，规复地方甚多；贼势愈衰，遂成困兽之形矣。

同十二月初三日，提督曾玉明亲督诸军剿贼；辰刻，遂攻复彰化城。时戴潮春久驻斗六，林日晟自回四块厝老巢，惟筹抗拒之策；彰城内惟江有仁、郑猪武、卢江等把守，闻官兵节节前进，咸惶急无计。林占梅前部林尚、林忠艺迫攻大肚，赵戇、陈鯪战败，赴彰求救；群贼畏惧，莫敢出战。初四晡，提督林文察由阿罩雾进兵，经、乌日庄进扎市仔尾，势如破竹。罗冠英由揀东进兵，收复各处村乡。降将林大用知贼势已去，请令曾玉明差人入彰城颁给白布条，并约降贼定初三早入城。初二夜，赵戇、陈鯪、陈九毋、陈在、卢江开东门逃奔四块厝；越早，林大用为前锋，引兵由北门而入。城中百姓齐薙发投诚，城上高插白旗。曾玉明禁兵不许妄杀平民，违者以军法从事。从贼村庄闻之，皆剃发来降。午刻，丁曰健、林占梅亦渡大肚溪入城。大军所到，秋毫无犯；胁从之人重见天日，欢声震地。蔡廷元获到伪粮官蔡猪，丁曰健令刽子寸磔之。郑猪毋、江有仁饱怀金珠，匿于东门情妇黄氏腰家；亦搜出斩之。是日，大享将士，拜表报捷。蔡廷元，同安马巷同知；其弟廷魁补山东莒县尹，蔡德芳赏戴花翎。

海外散人曰：考厦门举人林豪着有「东瀛纪事」，所载克复彰城乃林占梅先入。然其时予已舞象之年，亲随先伯父入城者；故亲见曾军之捷足之详也。惟林占梅竹垣首富，棋琴书画皆精绝，平日诗酒风雅；以丁艰在籍。一旦闻警，自备糒粮养军，延揽英雄，空怀若谷；台北一带倚为长城。且复大甲、破茄投、克彰化，军兴以来，无役不从；若使之握大军、居重任，讵得以书生目之者哉！

林豪曰：观戡定戴逆之乱，以城狐社鼠之技，而棘门灞上之师抗拒至三年之久，其战绩殊无足称。第以无知愚氓遍地皆起，王师微弱；所赖当地义士随在奋起，则草莽效忠亦有足多者。总由皇恩沾渥之深，故能饮水思源，知恩报本。所谓「濡体泥足之中，定有人焉」；未可概以海外目也。

菜耘记：尝闻之先辈，言戴逆虽略有识字，然懦弱不断；贼中惟林晟最强，然凶狠成习，骄傲不能容物。故三年之久，南不能越白沙坑、西不能逾嘉宝潭。叶虎鞭、林大用、陈大戇诸巨子先后反正，犹不知悟，卒以败亡。虽曰漳、泉之分，要亦庸材无能；乃斯时一呼百应，草木皆兵，曷不可怪！

戴逆潮春自踞斗六，威福自恣；设有伪官监、宫娥，日事淫佚。迨官兵收复彰城，丁道檄吴鸿源、曾元福、关镇国、陈捷元等会攻斗六，连战数日不克；林文察继至，登高瞭望，告众曰：『附近各村接济不断，乌能破贼』！乃令四品军功洪廷贵赍檄招抚彰、嘉交界诸乡村，许其自新不究。伪总制许丰年、石榴班张窍嘴、黄猪羔皆薙发投诚，闻风归附者百二十余庄。林文察令其弟副将林文明引兵断水沙连诸路，他里雾、溪州各庄尽来请领白旗。二十一日，潮春见众已散，乃挈家眷及死士数十人夜逃七十二庄总理张三显家。曾元福前任陆路北协，潮春充其稿书，本是旧识；乃令苦苓脚廩生邱萃英往张家说之。张惧罪，力劝潮春自首，许保护其妻子；春妻许氏惧诛，亦共劝之。戴自度，亦知不免；乃允诺。是日，三显以轿舁潮春到北沟；曾、吴诸帅共议拟照朱一贵之例，解送京师。及到北斗，丁道坐堂审问，春立不跪；且云『起事惟本藩自己，与百姓无干』。问以『汝世充稿书，亦受皇恩；何丧心乃尔』？春出言不逊。陈捷元自后以靴踢其腿，使跪；丁道令推出斩首。捷元以其兄全家三十余口皆死于乱，割啖其肉报仇（陈化机藉捷元之力，得以涤罪不究）。是夜，张三显迫淫其妻女；春妻许氏自经死，子亦死。凡戴世积及起事以来所有聚敛奇货、珠宝、玩器，皆为张所掠夺。丁道拜本报捷，详叙伪东王戴潮春已诛，各官赏赉有差。越日，西螺解到廖谈火之妻蔡氏迈娘到北斗。先是，廖欲降，蔡曰：『势败而背人，是不义也；宁死红旗下，目始愿瞑』。及斩，目眼睁睁如生。有知其故者，割红旗覆其面，目乃瞑。

林豪曰：戴逆之称伪东王，事实有之。诸贼中惟林戇虎晟称千岁，余则概称将军、元帅而已，无所谓王号也。盖诸贼皆蠢然如牛，其心中岂不欲为至大无耦，无如不谙文理、不知所谓。乃阅文报，竟有称逆弄为西王、逆晟为燕王诸名色，则皆他人所赠，既非其实；兼之主笔者捏造夸张，以诩其功。古今通例，大都如此。

同治三年（甲子）春，提督林文察偕其弟副将林文明、游击王世清进兵四块厝。贼首林日晟自大甲败后，归四块厝老巢逞其淫威；以彰城付江有仁等。忽所生四子作数日间齐暴亡，疼恸至极，垂头丧志；遂延僧侣作功果七昼夜，焚化楮帛无数。迨彰城既陷，诸贼逃归，始大恐；商议拒守之计。林帅以文明蹶其后，以王世清为左翼、林文凤为右翼，自以精兵直捣中坚，连攻三日不克；五品军功林赤中铙阵亡。晟弟林狗毋率陈鯁、陈梓生、刘安等拒守外寨

，以王万、林猫等心腹死士拒守内寨。林帅与逆晟虽系同宗，本分前后厝，积有世仇，先曾械斗数年未决。嗣林帅以平发匪，积功至泉州陆路提督；此次奉旨回乡剿贼，公义私仇急于星火，以故将士用命，无不以一当十，竭力扑战。

林文凤少年英勇，尤为矫捷，自幼即与林狗毋不相能；及攻要害，挑狗毋出战，约不用他人帮助。狗毋不甘屈伏，遂与力斗五十余合；被文凤一刀劈其右臂，倒地而死。贼势大沮，多有乘黑夜来降者。逆晟恐有变，令王万把守内门，不许人擅进出。陈梓生等连日拒战，亲冒炮火；见事势渐急，皆生悔心，潜以钉塞钉大炮火门。林晟知不免，尽陈珠宝财帛于中庭，令诸贼恣取，取酒痛饮；俄报外寨已破、内寨亦危，逆晟令人纵火自焚，火药桶爆发声如巨雷。晟妾萧氏，本良家女，为晟所强污者；见火发逃出，逆晟犹追出力挽以入，意图同死。晟妻及王万等逆党二十四人皆血肉纷飞，林晟亦为火药烧其面半焦，独萧氏无恙。林帅乘势攻入，救灭余火，搜剿伏匪；斩逆晟尸为六段，分各地示众。旋有茄苳庄生员洪锺英生擒伪丞相庄天赐至，又员林张大彬同义民捉黄丕建至；叶虎鞭与丕健生死之交，诣林帅哀求，代丕建请命。林帅不许，皆令斩首。凯旋回阿罩雾，拜表报捷，详称伪燕王林日晟、伪丞相庄天赐、伪都督黄丕建授首等款，开筵庆功。

春三月，张三显反。先是，三显世居七十二庄，以雄武霸一方。及献戴潮春，自以谓莫大功劳；及赏薄，大失所望，怏怏缺望。红旗余孽陈梓生、陈滴等逃死无所，遂劝三显反，树青旗为号；大肚陈狗毋、赵憨、北势滴洪穰及红旗残党陈在、叶中、叶清、王寿等，皆引众来应。三月二十七日，青旗贼数千人据八卦山，俯攻彰城，联扎市仔尾。时诸军初退，城内空虚；事变仓猝，知县凌定国闻变，先命五品衔吴登建奔二十四庄讨救，再派四城总理率民壮登城固守，自引亲兵数十人分巡各地；又请在城绅士助守，严密稽查。贼来攻城，严守待救，不敢出战。吴登建同陈捷魁引二十四庄义勇千三百余人先至，与贼战于八卦山脚；鹿港练勇继至。同知蔡廷元引自募四百人冲锋而来，势如风雨；林大用由茄苳脚一路杀来。林文察方攻小埔心未下，闻报，急抽兵先杀散屯市仔尾之贼。诸路夹攻，斩百余级。贼乃乌合之众，见败，遂四散奔逃。诸军进城，与凌令会见，遂分路搜剿余匪。张三显为其族人捕解来献丁道，诛之。其海丰仑一带粤庄未平者，凌定国同游击陈启祥、把总凌定邦、义首叶虎鞭、杨金简、生员杨清时各引兵分路进剿，海丰仑贼首邱阿福、江秋即死拒竹围，官兵攻破之，各捕斩示众，其余胁从各庄皆罚捐军饷赎罪。大体始平，旋师彰城报捷。上谕：丁曰健加二品顶戴，林占梅加按察使司；虎鞭改名叶保国，授都司现职；林大用随林文察内渡，平漳州发匪。其余赏赉有差。

夏四月，林文察率曾元福、王世清、张世英诸军进攻小埔心，逆首陈哑狗

弄死拒老巢，布置严密，急不能下；官兵以大炮击塌其土堡，栋瓦横飞。贼不能守，开地窟伏匿；官兵引水灌之，贼不能支。陈弄有妻妾数人，皆强悍胜男子；与官兵战，无役不从；在阵头指挥，劲不可抗，虽陈弄亦畏之。及事急，引死党冲杀而来。罗冠英引勇士廖廷凤、林豹等当头截杀，弄妻作粤语诱罗冠英，恳暂退兵，愿自缚出降；罗不及防，被贼妻以短銃潜击，碎首而死。亲近急救，复被击毙二十余人，官兵大乱。蓝翎把总王荣升奋力抵敌，受贯通伤，阵亡。幸林文察援兵大集杀退，贼始守旧寨。冠英之弟罗坑统其兄旧部报仇，日夕猛攻；张世英痛冠英之亡，亦与贼不两立。越夕，破其外寨；贼知不能支，于内寨纵火，乘乱由地道逃出别墅。所谓别墅者，鹿港富户陈庆昌之租馆也；堡垒坚固、粮米充足，为陈弄所据已三年余。陈弄冀图妻子脱罪，令人间道持书于庆昌、陈宗浚，白云羁占租馆、糜费银米甚多，愿供献功；且求保护妻子等语。庆昌恐有后患，不报。陈弄再驰书与马兴庄陈益源，词同前。益源许之；遂请于林文察，以轿抬陈弄来献，立斩以徇。弄妻自焚，妾逃亡。林帅、丁道会衔上表报捷，称伪西王陈哑九弄伏诛；并为罗冠英请恤，奉旨准建专祠。

冬十一月，丁曰健攻北势涌。逆首洪欉亦贼中之梟雄，素与潮春、林晟契密，声势烜赫；拆彰县衙杉木，盖伪太子楼，轮奂巍峨，雕镂精致。及二贼败，余党王春、吴金龙、李万禄辈皆逃归之；盖所处地势险恶，足以拒守故也。丁道令知县王祯、游击郑荣、副将林文明引兵环攻之，南投贡生张春华亦率义勇来助；奈銃楼重重，路径屈曲，不能急攻。淡水义首六品军功李光辉，林春奋勇进攻，中伏阵亡。郑荣以林锡爵为乡导，掘地道数丈，回近其宅，兵士伏行而进；奈不能相见，莫明要害之处。遥测地势，经数日夜之功，安火药炸之；墙屋倾圮，死尸相属，贼始惧。洪欉之兄密与郑荣通款，谋内应；事为洪欉所知，遂杀其兄。未几，洪欉暴死，以兵困于外，乃潜埋尸于猪栏下。丁道耻日久无功，督所部亲冒矢石；贼窥伺发射，丁道亲兵林篇等二十九名阵亡、施凌等十八人受伤，乡勇死者五十二人、伤者无可考。丁道大愤，调诸军集攻，日夜不辍。王春大惧，诱洪欉之弟洪番妾刘氏缚洪番投降；丁道斩之，并掘洪欉之尸梟首示众，上表报伪南王洪欉伏诛。

同治四年三月，贼渠严辨竖旗于二重沟，煽诱红、青旗之余匪作乱，伪将军王新妇之母，刻「一品夫人」印佩于胸前，招新妇旧部以应严辨，旗书「为子报仇」。伪保驾将军郑大柴以攻龟壳庄中銃死，其妻谢秀娘亦称「为夫报仇」，引众来应。严辨本贼中最悍恶者，前困嘉义，北路诸贼数万人齐集，所需粮米军资皆办一人苛派支給之，一纸所到，无敢违迟；故戴逆倚为长城。及张三显败亡，自思无路自新，乃决意作乱。吕仔梓亦引众来合，又得诸路贼兵互

应，势遂复震；令谢秀娘为前敌，出兵以窥嘉义。王新妇之母尤悍泼，挺十八斤长刀作旋风舞，壮士二十人不能近。闻官兵中有陈大戇之妻蔡氏员善战，有「女飞将」之名；特驰函约蔡氏员决战。员以书呈曾玉明，曾不许而止。同时有女将甚多，皆骁勇胜男子。盖天地之戾气冲激所生，黎民之涂炭亦应运使然也。

林豪曰：观红旗之乱，势力最盛者，惟林晟；凶悍最著者，推陈弄与严辨。惟陈、严二逆之所以著名者，则二逆之妻尤悍。余友萧子寿从军，前敌无役不从；数亲与两妇交绥，觉其悍厉实胜健男，有百折不挠之概。二妇每遇败阵，必亲统死士殿后。陈弄尝被官兵所困，赖其妇冲围救出；是以贼妇相率效尤，自诩得意。若辈惜用非其材，倘能移作逆之性作忠，使之执干戈以卫社稷，未始非蛾眉之生色。乃愚昧无知，终至身亡名裂，为世所嗤；则梟雄适足以自殒耳。观此，可为暴戾者戒。

罗冠英亦当代猛将，溯起义以来，民军立功推罗为首。大甲之役，非罗据翁仔社之上流，未能操其胜算。乃功名未立，身撻毒手，良不可惜！陈弄之妻铙不虚发，陈弄且为其妇牵马恬不知羞；衣冠道丧、廉耻尽废，宜乎不得令终也。

夏四月，严辨与吕仔梓等竖旗于二重沟。台澎兵备道丁曰健遣知县白鸾卿、参将徐荣生、都司叶保国引兵四千分三路讨贼，贼亦分三路抵敌。吕仔梓首出挑战，徐荣生由左、叶保国由右、白令居中，猛勇冲击；贼佯败，先令贼党假官兵旗号伏于要害，乘机截出。官兵不辨真伪，大骇，阵伍遂乱。严妻侯氏名「大脚甚」，引悍贼尽力追杀，官兵死四百余人；幸吴志高引义勇来救，又值狂风扬尘，贼始退。丁道闻败，再檄林文明催兵助战。越三日，官兵大集，四面环攻；严辨死拒铙楼，官兵以大炮炸倒铙楼，肉薄而进，遂斩严辨。生擒「大脚甚」，置囚车欲归献俘，沿途见者以砖石投之，头面破损。至嘉义，寸磔之；一息相属犹未绝，刽子以猪毛插入乳房撵之，始大叫而绝。吕仔梓当事急；潜偕妻子奔布袋嘴蔡沙处；及贼败，蔡沙惧株连，诱与共逸漳州而拏沈于海。独谢秀娘杀奔血路逃出，不知去向。王新妇之母偕谢秀娘为前敌，恃勇猛进，杀人甚多。适林文明前部林乌狗冲到，截任厮杀，乌狗不敌，将欲逃；忽闻严辨已死，军气大振。新妇之母觅秀娘不得，方思逃走，被义兵许朝禄一枪刺倒，斩其首级。白鸾卿催军截杀，扫荡余匪。清村三日，剿抚兼施，于是一体荡平。诸将凯歌，会衔报捷，升赏有差。

海外散人曰：天生逆贼，必生逆妇以济其恶；天生义士，必生义妇以济其美；故谓之应运而生。如陈、严之妇，铙不虚发；新妇之母、大柴之妻，杀人如草菅，临敌身先，不避炮火；此逆妇济恶也。余节妇三次求雨皆应，拾字纸

妇（南嫂）从容就义，激烈堪嘉：此义妇济美也。独戴潮春世为北协稿书，颇识大义。其先尝捐千金创建文庙，即戴天定、戴松江皆以行谊称；潮春之嫂柏舟苦节，当逆谋将发，氏跪求泣谏，及知燎原已成，犹求勿杀百姓、勿犯菜堂而后自缢尽节：则一门之中，犹有足称如此。乃潮春丧心病狂，妄觊非分，卒致斩宗绝祀，身首不保，遗臭万年，貽世所嗤；宁不悲哉！书曰「惠迪而吉，从逆则凶」，其斯之谓欤！

大难平定，有评「戴案」人物者曰：万生，庸材也；席累世之余货，席丰履厚，不思饮水思源、尽忠报国。乃因其兄与林姓争田，结党呼群，树立羽党；万生踵乃兄之恶习已错头道，又因夏协之迫勒，更倒履逆施，一溃难收，杀官戕卒，沐猴而冠，稽三年之天诛、墟万家之井里，其罪曷可胜诛哉！曾玉明到鹿港，师不满千、粮不隔宿，所赖以支持者，则凭忠义激励人心，使强贼无所逞其凶、良民藉保其身家，其功又何让哉！叶虎鞭、陈大懋、林大用、吴志高诸人若不网罗投诚，既不足资臂助，且无以折贼势；而当道者且咎其玩寇遗殃，稽迟至三年之久：是亦未审当时之情境耳。语云「坐而言者，起而行焉」；斯言也，诚非易易也。

张三显，天地间之最愚者也。当戴之盛，则藉其威以肆横；及其败，又利其货财而图之：其阴险之心已不可问。且又迫淫其妻女，不特无以质鬼神，且亦不可对朋友。网漏吞舟，幸逃法外，已属万幸；乃怨薄赏，竟生异心，效破车之覆辙、妄死炭之复燃，一举而蹶，身首异处，则较戴尤为卑劣矣！呜呼！璧存外府，徒惹唾骂。潮春有知，必俟之夜台以评是非；未知张又将何词以对哉（菜耘附评）！

叶虎鞭官至都司，陈大懋有子洛书亦游泮水，林龟尚、陈狗武以横恶之人皆得考终，刘安一再从贼、自称「三朝元老」，陈梓生反复偷生，皆不足齿数之伦。事后二十余年，犹时举往事以傲人津津而谈，若甚得意者；恬不知羞，可叹可鄙，甲午之夏，余从事于汴，犹识陈九武粗鄙无文，言语扑拙；乃当时竟能作斯举动，诚亦出人意外者（耘附）！

戴逆之乱，距今适六十周年，故老尚多存者。偶有道及，犹娓娓不倦；余本就所闻，笔记大略。今春台南日报刊有吴德功「戴案纪略」，与所闻小有异同；间有脱节者，藉为补续之。惟官阶、姓名，则吴记较详；次则各地战绩，吴之阙亦较多。用以扯合，颇可弥缝。惜吴记每节必附自己议论，自称「海外散人」；重迭复杂，矛盾甚多。姑就其所原文参考所闻见类串之，似较一气；若云「攘美竞能」，醉翁之意不在酒也。盖本土人记本土事，为日无多，尚虚诞若此；可见宇宙间之记述，未必尽可能信者也！以其尚须串合，故不惮烦而为草集之，以待儿曹辈稽古之一助云尔。

癸亥（民国十二年）孟夏初浣，青筠主人拭笔于绿香居。

尝闻先大人言：严辨反后，又有曾圭角者反，仅旬日而败。风闻戴逆荡平，朝命召曾玉明回平发匪，曾惮行，故密令圭角树旗；迨后捕获匪首，又以从贼冒充等语：颇纷纭未确。及余十四岁时，亲见一僧甚伟梧，额角生一肉疣，年约五旬余，名刺「僧奎国」；有或以曾圭角讯之者，则笑而不答。是耶？非耶？岂当日逃亡幸免耶？抑假托名色藉为募化之快捷方式耶？无从考其真伪，殊为憾事。

甲子（民国十三年）麦夏，读连雅堂所辑「台湾通史」，所记「戴案」亦与此类同，所阙略亦多。如同安寮陈庆安等聚十二庄立天地会与及蔡廷元勇救孔昭慈等节，皆略焉；盖亦有未周者欤！